



朔州志卷之十二

藝文志上

詔勅

奏議

文告

碑記

序記



自班孟堅著漢書分為十志以藝文終後之作志者因之凡山川風土政教典章官師人物沿革廢興之故散見於各志中者胥于藝文紀之所係甚重矣顧朔自秦漢以來淪于北漠苦于烽燹藝文荒畧罕有傳者歷有明以及我

朝人文漸啟風雅斯著上自

王言詔勅炳于日星奏議文告比于金石逮夫紀述功德

碑記銘表貞珉存焉其他孝子節婦之傳誌哲人達  
士之咏歌可以激揚風化垂示來茲者亦皆採而登  
之以紀鴻筆之彥云志藝文

御製詔勅

國朝

世祖章皇帝諭招撫山西等處應襲恭順侯吳惟華勅

順治元年

年來寇氛熾逞荼毒生靈近且禍及帝后我  
大清國特起王師用殲逆寇茲已諭令臣庶哭臨改葬崇  
上尊諡安輯勳輔定鼎於茲永無邊徙百爾臣民各有  
寧宇因念遠方未即嚮風懷疑踟躕特遣重臣昭宣德  
意期於頓銷鋒鏑用底康寧維三晉為神京右臂兩聯  
秦省被賊蹂躪民不聊生亟宜相機輯爾即馳往彼  
處諭使歸順其無逆命者城內官員報來加級軍民商  
賈各復其業仍將歸順地方即取遵依陸續具報其各  
府州縣經管錢糧戶口各鎮道衛所經管官兵馬贏及  
夷漢兵丁各將原額及見存數目分項細察備造清冊  
申報念時方多事文官以佐貳武職以中軍各代賣京  
投遞如朱氏諸王宗室來歸者照舊恩養不加改削山

澤遠賢許所在官司從實報名以便徵聘起用其地方  
官賢能夙著禦侮保民確有成績查實具聞破格優擢  
如年力不堪聞其貪婪廢行更易者亦併奏奪其職過  
地方有缺將吏文官知府以上武官副將以上察有賢  
能堪用即行題補其餘悉聽爾酌量委用仍將用過職  
名開報毋得濫及至於窮鄉下邑聲教不聞及頑梗無  
知乘機煽惑劫掠殃民爾知會地方官及領兵等官  
多方解散如果不悛即立禽首惡以正王章仍寬其贖  
從使歸本業若有竊據城邑矯命雄行者當即馳聞聲  
罪致討必誅不宥一切招撫機宜勅內開載未盡者聽  
爾便宜舉行爾受茲重任務殫厥心力區畫盡善予不  
靳上賞以答殊勲如悠忽誤事責有所歸爾其勉之故  
諭

勸善要言序

順治十二年

朕惟

天道至善即以其善賦之下民故人之生無有不善其或

有不善者皆因內蔽於私欲外染於汚習至不能守其  
初心遂悖乎天矣因人之存心行事不同是以

上天鑒察降以災祥其降祥者固以顯佑善人其不得已  
而降災者亦以明戒下民使之改過而遷於善也從來

報應昭昭不爽詎不可畏哉古人原  
天垂訓以教天下正論嘉言不一而足但文之深者或不

易通言之簡者又不能盡朕恭承

天命撫育萬方深念上之教世勸勉為先人之立身為善  
最樂故取諸書之要者輯為一編名曰勸善要言語不

欲文期於明理詞不厭詳期於曉諭使賢愚同喻小  
大共知讀此書者當深思其義體之於身省之於心善

者則益加勉而進於淳良以求吉慶其或無知而誤梁  
於不善者尤當速改而歸於無過以免災戾庶幾不負

上天好生之心而朕殷殷教化之意亦不虛矣凡我人民  
其敬勉之哉

牛戒彙鈔序

順治十三年

澤遠賢許所在官司從實報名以便徵聘起用其地方  
官賢能夙著禦侮保民確有功績查實具聞破格優擢  
如年力不堪聞葺貪婪廢行更易者亦併奏奪其職過  
地方有缺將吏文官知府以上武官副將以上察有賢  
能堪用即行題補其餘悉聽爾酌量委用仍將用過職  
名開報毋得濫及至於窮鄉下邑聲教不聞及頑梗無  
知乘機煽惑劫掠殃民爾即知會地方官及領兵等官  
多方解散如果不悛即立禽首惡以正王章仍寬其腦  
從使歸本業若有竊據城邑矯命雄行者當即馳聞聲  
罪致討必誅不宥一切招撫機宜勅內開載未盡者聽  
爾便宜舉行爾受茲重任務殫厥心力區畫盡善予不  
靳上賞以答殊勲如悠忽慢事責有所歸爾其勉之故  
諭

勸善要言序

順治十二年

朕惟

天道至善即以其善賦之下民故人之生無有不善其或

育不善者皆因內蔽於私欲外染於汚習至不能守其  
初心遂悖乎天矣因人之存心行事不同是以

上天鑒察降以災祥其降祥者固以顯佑善人其不得已  
而降災者亦以明戒下民使之改過而遷於善也從來

報應昭昭不爽詎不可畏哉古人原  
天垂訓以教天下正論嘉言不一而足但文之深者或不

易通言之簡者又不能盡朕恭承  
天命撫育萬方深念上之教世勸勉為先人之立身為善

最樂故取諸書之要者輯為一編名曰勸善要言語不  
欲文期於明理詞不厭詳期於曉衆欲使賢愚同喻小

大共知讀此書者當深思其義體之於身省之於心善  
者則益加勉而進於淳良以求吉慶其或無知而誤梁

於不善者尤當速改而歸於無過以免災戾庶幾不負  
上天好生之心而朕殷殷教化之意亦不虛矣凡我人民

其敬勉  
之哉

牛戒彙鈔序

順治十三年

人賴穀以生穀賴農以成農賴牛以耕是牛之為物  
天特產之為稼穡之資用以佐農養人者也牛既竭力以  
養人人反殺牛以自養戕物命而違  
天意是誠何心哉故禮重特殺律嚴私宰而齊宣不忍一  
牛孟子與喜其足王誠以凡殺皆忍也而殺牛更慘凡  
戒殺皆不忍也而全牛更大惟全其大不忍者而舉斯  
加彼治天下運於掌上矣朕嘗巡行幾旬目睹耕牛之  
辛苦逐一驚不嘗憫此愚民多恣饕餮豈以人靈物蠢  
可悍然而不恤乎左傳載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  
三犧皆用之矣問之信然則仰刀就死之頃其殺棘涕  
泣哀鳴乞命何異於人殺牛之人蠢然罔覺而謂以牛  
無知渾可歎也朕翻閱諸書見有切戒食牛者嘉其合  
理因錄以授梓用廣流傳而示勸導若云報應杳冥獨  
不觀於書易乎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百善降之百殃  
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可謂  
彰明較著矣夫殺牛則妨農農妨則穀乏穀乏則民飢  
殃孰甚焉不殺牛則畜牧蕃而田疇治倉廩實而義理  
興縱偶值水旱災荒而耕有餘蓄民無死徙陶唐之雍

熙成周之太和皆可馴致所謂吉祥善事又孰踰於此  
朕誠欲以自全其不忍者期天下共全其不忍正不止  
於愛牛也因欽  
之以冠其端

康熙九年十月初九日

聖祖仁皇帝諭禮部

朕惟至治之世不專以法令為務而以教化為先其時  
人心淳良風俗樸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長治久安茂  
登上理蓋法令禁於一時而教化維於可久若徒恃法  
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務末也近日風俗日散人心  
不古器陵成習僭濫多端徂詐之術日工獄訟之興靡  
已或豪富凌轢孤寒或劣紳武斷鄉曲成惡衿出入衙  
署或蠹棍詐害善良荏苒之劫掠時聞讐忿之殺傷疊  
見陷罹法網刑所必加誅之則無知可憫宥之則憲典  
難寬念茲刑辟之日繁良由導化之未善朕今欲法古  
帝王尚德綏刑紓民成俗舉凡改孝弟以重人倫篤宗  
儉以惜財用隆學校以端士習庶異端以崇正學講法

律以禁非為息誣告以全善良誠實以定民志訓子  
糧以省催科聯保甲以弭盜賊解警急以重身命等項  
作何訓迪勸導及作何責成内外文武該管各官督率  
舉行爾部詳察典  
制定議具奏持論

日講四書解義序

康熙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

朕惟天生聖賢作君作師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  
之所繫也自堯舜禹湯文武之後而有孔子曾子子思  
孟子自易書詩禮春秋而外而有論語大學中庸孟子  
之書如日月之光昭於天岳瀆之流峙於地猗歟盛哉  
有四子而後二帝三王之道傳有四子之書而後五經  
之道備四子之書得五經之精意而為言者也孔子以  
生民未有之聖與列國君大夫及門弟子論政與學天  
德王道之全修己治人之要具在論語一書學庸皆孔  
子之傳而曾子子思獨得其宗明新止善安國天下之  
所以齊治平也性教中和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九經

達道之所以行也至於孟子繼往聖而開來學闢邪說  
以正人心性善仁義之旨著明於天下此聖賢訓辭詔  
後皆為萬世生民而作也道統在是治統亦在是矣歷  
代賢哲之君創業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誦明斯道朕紹  
祖宗丕基尊尊求治留心問學命儒臣撰為講義務使闡  
發義理裨益政治同諸經史進講經歷寒暑罔敢間輟  
茲已告竣思與海內臣民共臻至治特命校刊用垂永  
久爰製序言弁之簡首每念厚風俗必先正人心正人  
心必先明學術誠因此編之大義究先型之微言則以  
此為化民成俗之方用期夫一道同風之治庶幾進於  
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夫

平定青海詔

康熙二十九年

朕君臨天下早夜孳孳勤求治理惟恐一夫不獲其所  
初未嘗有岐視中外輕事兵戎遠伐異域之事厄魯特  
噶爾丹向與七旗喀爾喀同奉職貢嗣因兩國交鄰構  
兵喀爾喀汗等為所敗衄叩關內附噶爾丹乃借辭追

擊闖入我邊境恣行狂逞朕屢頒勅諭令其悔罪自新而後寇不知省悟益肆鴟張其逆謀巨測實有僭虞近塞窺伺中原之漸朕思此寇包藏禍心倘不即行撲滅則異日必緣邊設防重滋民困何如及時聲討立靖根株於是昭告

天地

宗社躬統禁旅不憚勤勞三出塞外去年夏賊踞克魯侖河自度力不能抗倉皇宵遁朕親追至土喇河適西路大兵遮截其後擊敗之於昭木多賊勢大挫冬月復駐蹕鄂爾多斯收撫其降衆過絕其外援而賊益困蹙機會所在刻下不可失遂以今年春西巡邊境從寧夏出塞遣發大兵兩路進勦而西海烏思藏人等皆先後輸忱自效哈密國人又俘獻噶爾丹之子於行在噶爾丹窮迫已極一聞大軍壓境計無復之隨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飲藥自盡撲諸料敵成謀適相符合自此寇氛盡滌邊圉永安而朕為民除害不得已而用兵之意亦可曉然共喻於天下臣民矣武功告成之會正太和殿鼎建工竣巍煥方新臨御伊始協氣集於九重觀瞻肅於

萬國是用覃敷慶澤以上答

郊廟社稷之靈下匡中外人心之望所有事宜開列於後於戲懋武功而敷文德聿臻熙皞之風建宸極而鞏皇圖永慶平成之治誕告中外咸使聞知

上諭諭知州知縣

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

朕惟國家首重吏治爾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貢賦獄訟爾實司之品秩雖卑職任綦重州縣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縣官不肖則民先受其害膺茲任者當體朝廷惠養元元之意以愛民為先務周察節屋綏輯鄉里治行果有其實循卓自有其名非內聚賄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收也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撫其棟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縣其基址也書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縣苟州縣之品行不端猶基不立則室不因庸有濟乎

皇考

臨御六十一年灼知州縣之重特行引見咨詢明試至詳至慎其有廉能之員每不次超擢以示鼓勵今海內



皇考所懷保也朕膺

宗社重寄思繼

皇考之治功惟爾州縣諸臣具有父母斯民之責其為朕立

之基地以固邦本焉誠能潔己奉公實心盡職一州一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孝教忠物阜民安刑清訟簡朕將升之朝宁用作股肱如或罔念民瘼恣意貪婪或賂前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為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以擾民或循私逞欲以上虧國帑王章具在豈爾貸鍊更有任州縣時私肥已索而漫云且俟顯要方立名節者其與初市清名晚而改操之人何以異哉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意加增視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參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夫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用無不足正直則上

皇考

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加增視為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參必從重治罪決不寬貸夫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用無不足正直則上

上諭

雍正六年三月初三日內閣交出

官不可干以私若朕小民之生以饒上官之貪欲冒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侈豈砥礪廉隅為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恪共乃職勿貽罪戾毋謂地遠官卑朕不及察其賢否也特諭欽此

覽福建巡撫常 奏稱羅源孝子李威山割肝救其母病母病愈後李威山傷重身故請加旌表部議以割肝乃小民輕生愚孝向無旌表之例應不准行朕念割肝療疾事雖不經而其迫切救母之心實難得而可憫已加恩准其旌表矣嘗讀韓愈之文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事未聞毀傷肢體以為養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象而為之矣又讀朱子書曰割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為之不求人知亦庶幾焉今乃有以此邀譽者是先儒論及此者屢次本朝順治年間定例割股或致傷生卧冰或致凍死恐民做做不准旌表俟思我

世祖皇帝

聖祖皇帝臨御萬方立教明倫與人為善而於此例慎予旌

表者誠乃天地好生之盛心聖人覺世之至道視人命為至重不可以愚昧而誤戕生念孝道為至弘不可以毀傷為正理立法垂訓實有深意存焉但向來地方有司未嘗以聖賢經常之道與國家愛養之心明白曉諭開導編氓是以愚夫愚婦救親而捐軀殉夫而殞命者往往有之既有其事若不予以旌表恐無以彰其苦志而慰其幽魂所以數十年來雖定不予旌表之例而仍許其奏聞且有邀恩於常格之外者仰見

聖祖皇帝哀矜下民之

聖心固如是之周詳而委曲也孝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此皆言人之一身乃父母之遺體雖一髮一指不可偶有虧損以傷父母之所貽也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蓋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偶有疾病尚以為憂故有不肖忤逆之子父母且怒而矜之其純孝之子而父母之憐愛又當何如也豈有以已身患病之故割其子之肝肉克飲饌而和湯藥其父母之心斷無不驚憂慘揚不安之理也若因此而至於傷生又豈

父母所忍聞者乎夫父母有疾固人子所當盡心竭力之時而孝道多端實不容効命捐軀於一節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人生孺慕之誠原通百年而無間者也人子一身承先啓後負荷重鉅若舍生殞命倉卒之間而忘宗祀繼續之重恐非所以為孝也况人子於親本享天性倘能盡至誠純孝之實則親病雖篤呼籲請禱力省一身之過誓願為一正人如此必能感天地動鬼神何須割肝剝股以為回生之良劑乎家庭之行惟在至誠至敬善體親心不必以驚世駭俗之為著奇於日用倫常之外也至若婦人從一之義醜而不改乃天下之正道而其間節婦烈婦亦有不同者烈婦以死殉夫慷慨相從於地下固為人所難能然烈婦難而節婦尤難蓋從死者取決於一時而守貞者必歷夫永久從死者致命而逝己而守貞者備嘗其艱難且烈婦之殉節捐軀其間情事亦有不同者或迫於貧窶而寡自全之計或出於憤激而不暇為日後之思不知夫亡之後婦職之當盡者更多上有翁姑則當奉養以代為子之道下有後嗣則當教育以代為父之

道他如修治蕪蕪經理家業其事難以悉數安得以一  
死畢其責乎是以節婦之旌表載在典章而烈婦不在  
定例之內者誠以烈婦指生與割肝到股之愚孝其事  
相類假若做做者多則成生者衆為上者之所不忍也  
向來未曾通行曉諭朕今特頒諭旨着地方有司廣為  
宣布務期僻壤荒村家喻戶曉俾愚民咸知孝子節婦  
之自有常道可行而保全生命之為正理則倫常之地  
皆合中庸不負國家教養於全之德矣倘訓諭之後仍  
有不愛軀命蹈於危亡者朕亦不擬加旌表以成閭閻  
激烈之風長愚民輕生之習悟之思之特諭

奏議

國朝

請免衛所屯田起科疏

順治年

總督 佟養量

遼東人

看得雲鎮地處極邊山高風猛種遲霜早南府桃李  
開謝北邊萌芽纔生則天時不若也腹裏肥膏每畝  
收糧二三石所謂寸金寸土邊方土壤砂磧每畝地  
價不過二三錢遇雨暘時若之際收四斗者便稱有  
年則地利不若也况值逆閩變後繼以天災疊至復  
罹姜禍兵戈擾攘邊方之苦不惟當事者確知諸  
王公大人所親歷而目覩者若再與腹裏州縣同科  
竊恐加多而竝廢其少取盈而反致其虧夫有人斯  
有財益下即所以益上也伏乞

勅部議覆奉

旨豁免

請豁荒地免徵疏 順治年

佟養量

據大同知府胡文華詳查所屬自多事於姜運人民  
新經死亡共遺拋荒地一萬三千四百九十九頃零  
歲該地糧銀二萬七千八百三十四兩零臣念其地  
糧無出考成不免累官敢追反滋虐民事事關

國本貽害匪細繕疏力請奉

旨獨豁前賦以二年後起科

見左雲志稿疏載未全

請蠲荒地逃丁錢糧疏

巡撫白如梅

為晉省荒亡有據錢糧追徵無由再懇

睿慈勅部酌議急施調濟之術以援殘黎之厄事竊惟地  
賦丁糧乃軍國急需凡屬臣工孰敢怠荒但賦由地  
輸糧由丁納如地土荒蕪則賦稅自缺入丁逃亡則  
參種自減然地土之荒蕪正由人丁逃亡無人耕種  
故也倘地土已荒而責令熟地照額攤賠人丁已逃  
而責令見丁代為包納不但羣黎之皮骨不足以代  
荒亡者之敲朴將來必致見丁亦逃熟地亦荒

國課愈致匱誣矣此不易之理也故屢奉

嚴禁不許以熟包荒以存代亡仰見

皇上已洞悉民隱深知包荒代亡之厲政有損於  
國計民生也臣查晉省州縣多處山谷之中民鮮素封

地多砂磧南適諸河有浸塌之虞北鄰沙漠有風霍  
之患素稱疲敝之省年來兵火頻仍又兼災侵屢見  
小民疊遭荼毒殺戮他徙及饑困死亡者十去其六  
七僅存三四分之殘黎人丁既少地土自荒地土既  
荒均徭自缺故前撫臣陳應泰仰遵清理之  
恩綸檄行確查清出荒地亡丁既會疏具題請豁非不知

有虧國賦實出於情勢之不得已也奉

旨勅部議覆而部臣以不能裕  
國議令照舊徵收殘黎聞之哀聲遍野臣莅任之初據

各州縣之申訴情甚迫切案積如山繼而各處羣黎  
扶老攜幼泣懇盈庭咸稱有一畝熟地責令包賠三  
四畝之荒賦有一人見存責令代賠三四丁之亡糧  
奄奄殘喘自顧不贍焉能代賠大悖不許包荒代亡之

旨若不... 填濟... 衣百結... 皇上愛... 飭各州... 欠錢糧... 苦催科... 八告為... 政使彭... 不勝脫... 勅臣遵... 旨將地... 旨備行... 皇上軫... 矣但彼... 未便止... 本管各... 道各官... 確商明... 白繳行... 通省守... 巡兵備... 九道履... 畝清

勅臣遵照前旨將地丁逐一清理俟題報之日以憑議覆奉有依議之旨備行到臣仰見我皇上軫念民瘼至意三晉士民無不歡呼望更生之有日矣但彼時在省無可專委之道臣且晉省地方遠闊未便止令一道臣周流履勘致稽時日似不若即令本管各道躬親確察嚴行稽查庶無遺漏臣隨與司道各官確商明白繳行通省守巡兵備九道履畝清

查仍專責右布政使潘朝選董理綜核去後今據開報各道履畝查出民屯土田荒蕪共地三萬八千五百一十八頃八十八畝零逃故人丁四萬七千二百五十八丁半委屬真荒真亡毫無假飾俱取有印結存案總由晉中自姜逆摧殘之後被殺被虜戶口業已蕭條又兼連年災祲饑斃逃竄過半所遺荒地丁銀糧至今虛懸既不可就僅存皮骨之子遺敲扑色賠致違

嚴禁而國賦虧缺兵餉迭欠總在此荒亡無可徵輸之內地方官無點金之術惟賴首以受參罰士民懼色賠之累惟難負而思他逃此非

盛世所宜有也為今之計惟有亟請除豁庶熟者不致復荒逃者望風歸業將來可以漸次招墾以期地方改觀生齒復聚也既經司道確查明前來臣復加覆核無異除荒地并逃故人丁應豁錢糧均徭數目文冊咨送戶部查核外臣謹激切具題伏乞

皇上特念三晉疊罹災困之遺黎特實荒實占地丁銀糧  
勅部作建議履額路施行

請賑太大二府饑民疏

康熙年

撫穆爾賽

為饑民迭斃日多有司補救無力急

請賑濟以固邦本事該臣看得晉省太大二府被災州  
縣衛所城堡饑民流移捐輸煮賑與夫動用贖捐穀  
石經臣屢疏具

題在案茲據布政司詳稱緣民生關係

國本不得不急為轉呈雖值銀根匱乏正項似難輕動  
但饑民流移堪憐豈可坐視逃亡再四思維不若比  
照江南捐納救荒事例限一年內捐納但捐納銀兩  
一時不能接濟饑民是以先借庫貯銀二十萬兩分  
發賑濟俟收捐納之銀照數補完正項於

國賦毫釐無虧而億萬殘黎可保生全等情呈詳前來  
臣查大同府屬及太原忻州等處地方去歲疊遭災  
荒夏秋未獲窮民素鮮蓋藏處處之民餬口無資頗  
連枵腹真堪憫惻雖經煮粥動糧賑濟無奈人多糧

少豈能活數十萬生靈必須請勅正項急救飢黎但  
正值錢糧匱乏之後軍需又難虧缺若舍捐輸之例

再無良策可施合無叩懇

皇上愛養元元至意其所動庫銀應照江南救荒事例限一  
年內捐納還項完日停止至於本年錢糧應緩至麥熟  
之後於六月內開徵使小民安心東作庶兩成可望而  
國賦民瘼兩有裨益矣相應具

題伏乞

勅部迅賜議覆施行

請改雲中鄉試分中之例奏疏

康熙四十二年

侍郎汪灝 山東人

竊惟晉省鄉試例中舉人五十三名向同大同一府  
地近邊方讀書人少另編同字號於五十三名之內  
額中二名此亦愛惜邊士不忍使之脫榜至意也臣  
去秋歲試大同府屬據舉貢矜監呈稱

皇上深仁厚澤加意作人綱屢屢增益山西別府均得  
多倍獨大同仍限兩名不得均霑普惠請除分中之  
例與通省文卷一體較取臣以首試大同其太原等  
府尚未遍歷人文未辨高下不敢遽題今五府三

州俱經考較且邊士久沐  
皇上教澤鼓勵日新大同人文果勝於前茲臣科試復據

舉人沈奎等公懇竝大同府知府葉九思詳查前來  
臣謹援福建總督郭世隆請臺灣撤去另號通省均

中一疏前經部覆奉  
旨依議之例會同晉撫臣囑合詞具題應否將大同舊編

同字號照臺灣例撤去並不限中名數總於四府三  
州內一體編號聽中多寡使其爭自濯磨以弘作養

臣不敢擅專伏候  
勅部議覆施行

改設朔平府州縣奏議  
雍正三年二月  
撫諾 珉

旨議覆事該臣看得設官分職務使與地方民生均有裨

益方為盡善如於民有未便地有未宜即於吏治有  
未當也臣准部咨奉

旨令臣將衛所歸并州縣區畫具奏欽此除將附近州縣  
之衛所歸并各州縣外臣今親歷各邊衛所相視形

勢採訪輿情知不附近州縣之衛所亦有不宜於備  
弁者也臣查各衛所原係軍籍是以設守備千總管

理此即古之軍屯也今則軍丁沐浴  
安享太平務農日久土地日闢戶口日繁名雖軍籍

而實與民無異任斯職者是當以教養為先而武職  
非其所長也况查各衛所地方或以一隅而分管於

數官或以隔屬而遠制於千里或更有營員而兼管  
屯徭界址不清是於地方有未宜也即以民情而論

每遇承審則赴州赴縣如逢考校則移此就彼且有  
完糧係一官而管民又係一官者往來跋涉更於民

有未便也夫地既未宜民復未便而欲求吏治之當  
也鮮矣臣請區別方隅將衛所改為府縣撫綏民生

庶為親切如大同右玉衛左雲衛平魯衛均為邊疆  
重地而右玉衛又為旗民雜處所且隔大同府治

朔平府

教習星宜另設一府與我虎協副將內外控制以  
杜邊防即將右玉左雲平魯三衛改為縣治并劉夫  
同府所屬之朔州馬邑歸其管轄其府名應請  
御定至大同府東之陽高天鎮二衛與直隸宣府接壤亦  
為緊要請將二衛亦改為縣治即隸大同府所屬以  
補所割二州縣其駐札陽高天鎮之通判移駐府城再  
查太原府之中路同知西路同知分駐寧武偏關地  
方遼闊並無正印官員而其間廳衛所地方攬越軍  
民混雜尤為未協似應將中路西路同知并附近所  
官俱行裁去將寧武關設為寧武縣屬代州轄偏關  
設為偏關縣屬保德州轄庶各有專司其通省衛所  
守備千總一併裁汰至經征糧銀并營員兼管屯堡  
糧徭或各隨新縣或就近歸并另行備造細冊送部  
查核如此則界址既定地方有經理之宜事歸畫一  
民生有就近之便庶於吏治有當矣以上共裁同知  
二員守備十員所千總十三員查同知張淮董泗儒  
俱熟習本處地方風土可否即以同知雷管本處改  
新縣事務聽候部議其府縣衙署查有廳衛衙署者

即行改設如有應行添設之處并應設書吏舖司衙  
役等項一并查明另行咨部至於各學教官考試生  
童應作何增設歸併臣會同學臣於欽奉  
上諭事案內另叙題請定額是否允協伏乞  
皇上勅部議履施行奉

旨該部議奏本月二十三日兵部議覆該臣等會議得原

任晉撫諾珉遵

旨區畫請將衛所改為府縣等因具題前來查晉省衛守

備十員所千總十三員今該撫既稱兵丁沐浴

聖化務農日久與民無異任斯職者當以教養為先武職

非其所長等語應如該撫所請將衛守備十員所千  
總十三員准其悉行裁汰其大同府右玉衛左雲衛  
平魯衛亦應如該撫所請另設知府一員將三衛改

為縣治并割大同府屬之朔州馬邑歸其管轄其府  
名交與內閣擬定字樣恭請  
欽定以垂永久至大同府東之陽高天鎮二衛亦應改為  
縣治即隸大同府管轄以補所割二州縣所有駐札  
陽高天鎮之通判移駐府城再分駐寧武偏關之太原

月州志  
卷之十二  
藝文奏議  
高



府中踏同知西路同知亦應准其裁去將寧武屬改為寧武縣屬代州偏關改為偏關縣屬保德州其見任同知張准董泗儒二員該撫既稱其熟習本處地方風土應將張准准其以同知管理寧武縣事董泗儒以同知管理偏關縣事其新設知府一缺該撫既稱邊疆重地又為旗民雜處應令該撫於通省內揀選品級相當賢能之員調補其餘知縣五缺典史七缺應照例歸於月分銓選所有各官印信俟定府名命下之日移咨禮部鑄給其添設衙署并書吏等項俟該撫查明咨部另議增設各學教官考試生童應俟該撫會同學政於欽奉  
上諭事案內另敘具題到日再議再通省衛所守備千總一併裁汰并經征糧銀并各營兼管屯堡糧撥該撫既稱或各隨新縣或就近歸併另行備造細冊送部等語應如該撫所請逐一確查造冊送部可也  
奉  
旨依議

賀慶雲疏 雍正

為聖治光昭等事雍正九年二月初九日據朔州知州汪嗣聖政司蔣洞呈本年二月初四日午時初刻據合城士民權詳雍正九年二月初四日午時初刻據合城士民權擁州署稟稱日邊五色燦爛狀如華蓋歷來未見等語卑職隨步至大堂仰看果見御雲滿布祥光五色擁護日邊絢爛非常正瞻仰間而朔州守備尚德教官霍連斗吏目朱士顯前後步至州衙咸稱歷來未觀卑州隨備香案同各宦紳耆士庶望闕叩賀共祝萬壽無疆叩賀畢羣在州堂聚觀愈見流霞萬道變化百出其狀難名經午至申歷三時之久欽惟我皇上九治成文六符煥彩聖明天縱行義畫以乘乾睿藻日新敏翼壽而錫極河清海晏地隨景運以呈祥璧合珠聯天眷聖人而垂象三才並効庶績咸熙願茲邊方金翹獻瑞東五行之正色雲扶日轂以流輝彰二氣之冲融日照雲衢而散錦皆由我

呈上深仁厚澤漸決九域文敷武功昭宣四海是以御

呈見瑞雲縹緲給卑職等欣逢 歲世得見重華復日

休幸際昌期快觀玉葉金柯之瑞縹緲嘉氣闔郡同

瞻兜童引領以稱奇父老駢肩而誌慶所關聖朝祥

瑞理合具文恭報仰懇轉詳具題以彰 聖治等情

又于本年二月初十日據馬邑縣知縣勞啟鏗申為

彩雲呈祥肇日老華事詳呈本年二月初六日卑職

會同本城駐防千總訓練民壯見一時光輝燦爛五

彩盤旋自午時中刻起至申時中刻止經時不散卑

職親觀其儀士庶共瞻莫不欣然踴躍咸稱從來未

見宣揚

聖天子膺圖以來統萬民而漸仁摩義羣沾 聖澤之旁

敷合九州而食德飲和悉本 皇仁之廣運誠無不

格仰瞻景慶之呈祥感而遂通競觀彩雲之獻瑞等

情各詳報到司據此該本司蔣洞查得本年二月初

四日午時朔州呈見御雲滿布祥光五色擁護日邊

絢爛非常該州闔城文武官員率紳耆士庶叩賀

萬壽無疆羣目聚觀愈見流霞萬道瑞狀難名經午至

申歷三時之久等因又於本月初六日馬邑縣見彩

雲呈祥光輝燦爛五彩盤旋自午時中刻起至申時

中刻止經時不散士庶共瞻莫不欣然踴躍咸稱從

來未觀等因各據該州縣詳報前來欽惟我

皇上至治光昭文明大啟湛恩溥被開萬年治道之長

聖德弘敷集千古嘉祥之盛欣逢舜日恩周于南朔東西

共戴堯天澤徧于昆虫草木

上天之休徵迭應薄海之上瑞畢臻乃者遐僻邊陲亦瞻

文彩顯蒙下邑咸被光華日觀揚輝狀衣裳之五色

春臺煥采闔閭之九重正晝呈祥欲助無私之日

三時獻瑞將弘解愠之風皆由我

皇上厚澤深仁如雲霞之稠疊武功文德若麟駮之交成

是以瑞霧縹緲紛御雲璀璨敬申復旦之歌願上重輪

之頌理合恭悃賀忱詳請具題等情呈詳到臣欽惟

我

皇上德合清寧功隆化育湛恩廣布普天共沐生成大德

覃敷四海均霑膏澤山川草木迭著蕃昌南朔東西

頻昭嘉瑞前者燦卿雲於保德臨晉之地咸頌

聖朝之皇圖肇固地當邊徼快覩玉葉金柯之盛皆由  
至治之弘敷時際春和爭看重華復旦之休益見  
大孝之昭格且繽紛五彩網緼馥郁于中天經歷三時  
護盤旋于麗日文員武弁叩首稱奇白叟黃童駢肩  
誌慶臣喜際昌期欣逢上瑞伏願千祥雲集年年祝  
聖壽于無疆萬福攸同處處頌  
聖仁之悠久臣無任踴躍懽欣之至謹題

賀慶雲疏

雍正

巡按 勵宗萬

為聖治光昭宇內慶雲呈見邊方臣謹據詳恭疏慶  
賀事雍正九年二月十二日臣巡察至大同府屬之  
廣昌縣地方據朔州知州汪嗣聖詳前事內稱本年  
二月初四日午時初刻據合城士民歡擁州署稟稱  
日邊五色燦爛狀如華蓋歷來未見等語卑職隨步  
至大堂仰看果見御雲滿布祥光五色擁護日邊綉  
爛非常正仰瞻間而朔州守備尚德教官霍連斗吏  
目朱士顯前後步至州署咸稱歷來未覩職等恭備

香案同各官紳耆士民望闕叩賀共祝

萬壽無疆叩賀畢羣在州堂瞻望經午至申歷三時之久

皆由我

皇上深仁厚澤淪浹九垓文教武功昭宣四海是以卿雲

呈見瑞靄繽紛職等欣逢盛世得見重華復旦之

寐幸際昌期快覩玉葉金柯之瑞網緼嘉氣闔郡同

瞻兜童引領以稱奇父老翹首而誌慶攸關

聖朝祥瑞理合具文恭報等因同日又據朔平府馬邑縣

知縣勞啟鏗詳報為彩雲呈祥紫日光華事內稱職

於本月初六日會同本城千總訓練民壯忽覩慶雲

呈瑞光輝燦爛五色盤旋自午時中刻起至申時中

刻經時不散職等文武同瞻黎庶共覩莫不懽欣踴

躍宣

聖天子膺圖以來統萬民而漸仁摩義羣沾聖澤之翊

數合九州而食德飲和悉本皇仁之廣運誠無不

格仰瞻塵綵之呈祥感而遂通競覩彩雲之獻瑞各

等因詳報到臣臣謹設香案望闕叩首慶賀恭惟我

皇上德普堯天仁同禹甸至誠而為至聖共戴尊親允武

而兼允文弘武教納羣生於在宥萬方均沐恩  
本實意為感學入我備微瑞應固已星雲協慶史臣  
美不勝書河嶽昭祥宰士傳為盛事而乃謙冲在

聖敬勤之念彌渾於法宮眷顧自

天感召之符益形其稠疊茲屈中和之節適當茂育之時  
香香煌煌燦燦慶雲之五色紛紛郁郁凝寶氣於三霄  
丁火燿乎文明忽湧祥光而四照亥日乘其木旺遂  
徵瑞色於九邊非霧非烟絢爛歷三時之久如臺如  
閣光華亘百里而遙况朔州為關塞之咽喉而馬邑

實

皇都之拱衛一當泮宮丁祀之日一則邊城練勇之期異  
日同祥並氤氳而輝寶蓋各方均慶齊黻黼以燦華  
葩童叟矯首以歡呼僚屬瞻

天而鼓舞是皆我

皇上德勳

天心聿致封中之紉縵祥開雲物丕昭天表之精英從此  
文德布昭舞七旬之干羽

天威赫濯震萬里之聲靈臣幸際

昌期躬逢

上瑞手舞足蹈地雖隔於雲中按牒披圖心已馳乎日  
下謹此恭疏慶賀臣無任踴躍懼忭之至謹題

二月二十五日奉

旨據該撫奏朔州於二月初四日馬邑於初六日俱有五  
色慶雲光輝燦爛歷午未申三時之久等語知道了

該部  
知道

文告

國朝

力勸開墾曉諭

雍正

見任朔平府知府

劉士銘

宛平人

為力勸開墾廣地以利足民食事照得朔屬地方密  
通邊塞所管一州四縣山綿嶺亘風勁氣寒其土地  
原非關南各郡膏腴之壤可比然數年以來雨暘時  
若氣候融和夏鮮冰雹之災秋無隕霜之殺二麥秋  
禾屢登大有雖土性稍薄而人力維勤未嘗不賴田  
地以供正賦以養身家也疆界遼闊延袤千里可耕  
之土到處皆有所可惜者游惰之民不知開墾耕種  
唯恐衣食無資甚至將見在成熟田畝棄置荒蕪  
躲避差糧寧可口外傭工此所以野多曠土人有餘  
力衣食之源未開無惑乎富庶之象未覩也本府蒞  
任伊始念切民依自問拊循乏術凡爾民仰事俯畜  
之資不能代為經理區畫而撫茲疆土察其自然之

利可以家給人足之道更無有急於開墾者百畝之田可養數口取之甚便不必外求方其開草萊開阡陌勝手紙足未嘗不辛苦焦勞迨成熟之時終歲享溫飽之福至數傳而後子孫有樂利之休開墾之利何其溥哉矧近經 各憲奉

旨通飭凡有可墾之地遇有願開之人其無力者即許稟官量借牛種籽粒銀兩待地成熟交還原銀五六年後陞科報墾為小民謀恆產計生業亦至周至切矣乃竟無一人赴州縣具呈開墾願借牛種宣爾民安於游惰不肯認地耕種耶抑宣州縣因循畏縮以事在難行未經通行曉諭及備等具呈不行詳請耶合亟再行曉諭為此示仰府屬百姓知悉凡在朔平境內無論土著外來之戶但有願行開墾者許即據擇可以耕種成熟地畝指出條段坐落稟明州縣認地開墾果自己無力備辦籽粒牛種許在州縣具呈酌量應借之數詳請借給俟地成熟照數還公如州縣不行接受爾等呈狀即赴本府報告以便親往該地踏驗明確妥商借給牛種爾等處此邊方偏僻

謀生之計難於他郡坐食必致饑寒營運苦無資本推開墾一事不費分文價值良田任爾搜求不出絲毫利息牛種許爾借貸爾等平日見他人家有餘糧野有膏壤不知作何等羨慕垂涎獨不思彼之豐亨富有非盡取之於地乎何至將見成之地與爾以致富之由反呼之罔應乎爾等當此皇上高天厚地之恩宜以勤農力本為務毋再游手游食招之不來使他日追悔無及也特示

### 申嚴賭博禁示

雍正年

劉士銘

為申嚴賭博之禁以全生業以靖地方事照得士農工商各有恆產其肩挑背販以及傭工之子自食其力亦有恆心早夜兢兢營營務本分養身家也有等不肖之徒賦性愚頑習染易壞游手游食不事生產每將賭博場中看作極樂世界一經流入沉迷不醒引類呼羣不分晝夜開牌擲骰百事俱墮神魂為之顛狂志念因之邪僻不顧父母妻子之養不恤親戚朋友之言在自農工商而賭博者棄荒本業蕩廢家

資一旦失足天堂便入地獄而府挑背負傭工者事  
於賭博終日血汗苦覓蠅頭銀錢到手何等艱難乃  
僅以伏賭棍片刻消閒之資一餐酒肉之費漸至衣  
不完體食不充腸困於饑寒迫於債負強者甘為盜  
賊愚者甚至輕生言念及此殊堪痛恨况屢經奉  
旨嚴禁賭具重治開場定例亦甚嚴矣竊有人心當知悛  
改而懲不畏死之徒怙惡不遷甘心身試若非大加  
懲創無以挽回頹風除行各州縣一體密訪嚴拿外  
合亟示禁為此示仰府屬一應民兵人等知悉示後  
務宜各安本業痛改惡習倘敢胆玩不遵在地方造  
賈紙牌骰子以及販賣紙牌骰子并開場引誘窩聚  
賭博者該鄉地保甲人等當協力禽拿窩家賭犯牌  
股銀錢一同解案審究得實除將拿獲賭博者給賞  
外定將賭犯窩家并造賣販賣賭具之人照例治罪  
如鄉地保甲人等扶同徇隱不據實首告拿獲別經  
發覺者定將保甲鄉地盡法痛處決不寬貸至生監  
為四民之首尤宜守法自愛或閉戶潛修或專攻舉  
業言坊行表為人楷模若以地處荒僻習俗難移托

言解悶及戲賭食物與作奸犯科之徒為蕩檢踰閑  
之事一或敗露身名俱喪本府即愛重斯文亦斷不  
為自暴自棄者稍姑息也  
各宜凜遵毋貽後悔特示

收埋嬰兒骸骨示

雍正年

劉士銘

為收埋嬰兒骸骨以全天性事照得天地生物莫不  
欲其長養父母生子莫不望其成立此恒理也而每  
多天折幼穉亦世所不能無之事在嬰兒雖無知  
無識既已含生負性則為之父母者誰無天倫之誼  
天性之恩成立固其人之子女即天殤亦其人之骨  
血生養之而死瘞之天理人情之至有無煩勸勉者  
本府聞朔郡陋俗凡產育嬰兒幼穉者無論男女隨  
時棄置野外暴露風日之中委為犬狼之食以為如  
此嬰兒庶得免罪轉生此論不知作俑何人惡習相  
沿於今不改獨不思兒女生時為父母者孰不祝頌  
其長成冀望其孝敬幸而成人養生送死承先啓後  
一本之情誼親愛何等篤厚不幸夭殤或由於氣數

不齊或因撫育失所於嬰兒何尤乃頓忘胎孕之恩  
不顧乳哺之愛以向之撫摩痛惜笑啼婉轉在我懷  
抱者一旦思斷義絕反面如讐棄於溝壑以飽獸腹  
其愛惡之情顛倒難測幾不堪自問矣夫世之好義  
者不惜捐財舍地掩骼埋胔他人白骨尚不忍陌路  
相看自己兒女何竟忍置不顧况獸相食人知惡之  
甘以己身遺體供犬狼之饕餮相習成風恬不為怪  
言念之下殊可痛惡合亟嚴禁曉諭為此示仰郡屬  
紳衿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凡有嬰兒夭殤無論男女  
概以白水小匣盛殮於高曠隙地深坑掩埋毋得暴  
露致為獸畜所食在紳士讀書明理自不染於習俗  
更當苦口勸諭愚民務令梭改或力不能買匣及無  
地掩埋者本府前往朔州目擊心傷惻然動念因捐  
俸置地備匣委本州朱更目經營其事今於郡城亦  
現在捐出養廉置買空曠之地創設瘞嬰冢併捐備  
小木匣令經歷司董其事倘遇嬰兒夭殤可赴西門  
龍王廟給發木匣暫行寄放每歲以清明七月望十  
月朔火化掩埋毋論城鄉一體遵依示後敢有仍將

嬰兒拋置曠野者許鄉地舉報嚴行責懲決不輕貸  
如鄉地不行舉報伊經管地界內有嬰孩屍骨暴露  
者察出定將該鄉地嚴拿併究此本府為爾等厚天  
倫以全天性非有意於福田利益為此舉也慎毋泄  
視特示

禁止拋棄嬰骸示

雍正

見任朔州

汪嗣聖

江陵人

為勸止拋棄嬰骸以全天性以維風俗事照得壽夭  
不齊乃天地之數生死鍾情自父母之心凡在分形  
負質之倫孰無屬毛離裏之愛故父母於子生則鞠  
育死則葬藏此自然之理無分於今古無間於賢愚  
者也考禮喪服傳年十六至十九死謂之長殤十二  
至十六死謂之中殤八歲至十一歲死謂之下殤七  
歲以下為無服之殤檀弓記周人以殷人之棺擲葬  
長殤以夏后氏之壘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  
棺葬無服之殤嬰兒之死雖不得比於成人之喪而  
斂棺歸土自上世以來未之或易也乃朔郡愚氓頗



浴向來惡習每遇嬰兒大殤輒棄之中野不感以埋  
不藏於土以致觸穢吮狐狸之舉腸胃飽烏驚之味  
此其殘忍慘刻即與鴟梟之自食其所生盜賊之淫  
嬰兒於繫者亦復何異乃坻之蚩蚩方以為骨化形  
銷即當早升天堂免墮地獄此論不知創於何人始  
於何年而輩輩相承牢不可破亦惑之甚者矣夫敬  
惟不棄為埋馬也敬蓋不棄為埋狗也孔子之畜狗  
死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今以讓抱中  
物忽焉化去而一任暴露曾不得比於犬馬思勤之  
謂何而忍心至此豈不悖哉且夫父母之於子有過  
情無不及情故世家巨族有子女愛若掌珠珍若無  
璧一旦摧折憂思泣血甚至殮以美棺培以高冢鐘  
情所極不免過當今也生則加諸膝死則棄於地以  
思愛性變鐵石腸母乃非人情不可近乎本州憫厥  
澆風戒如疾首以聞  
郡憲劉公輒為心悼目今 郡憲劉公切勸諭一充妻  
心不惜委曲開導復捐俸擇義家於西門外委吏日  
築牆建房收拾遺骸本州忝為司牧濟物有心亦相

養廉作木匣若干以為貧難無力者掩埋之資為此  
通行曉諭望望改自示之後紳士人等務須轉相  
勸誨警省愚氓革薄還淳毋得仍蹈前轍從此永除  
殘忍之習共廣慈育之化感召天和民無天札錫類  
繁昌嘉祉群集其於 郡憲及本州諄  
切勸諭之苦心亦庶幾無負云爾特示

禁夜戲示

雍正年

汪嗣聖

為嚴禁夜戲以正風俗事照得出作入息明動晦休  
人生之常理也作無益害有益廢時失事莫甚於戲  
乃朔寧風俗夜以繼日惟戲是就淫辭豔曲醜態萬  
狀正人君子所厭見惡聞而愚夫愚婦方且雜沓於  
稠人廣眾之中傾耳注目喜談樂道借俗不分男女  
混着風俗不正端由於此似此非為本應立禁為首  
人如示但未嚴飭至再遽行懲治恐近於不教而誅  
合行嚴禁為此通行示諭此後敢有藐玩仍蹈故轍  
養夜之間風清人靜蕭板之聲無遠不聞定即鎖拏  
管箱人究出主使首犯如號戲場滿日責放嗚呼一

父管絃擊擗得一節肉鼓吹到此地  
步莫謂本州之殺風景也慎之特示

碑記

明

崇福寺碑記

正德  
年

朔州街  
鎮府  
薛琦  
章邱人

崇福寺乃鄴陽古刹也大藏經閣創始於唐高宗麟  
德二年至遼契丹時其地為林太師府署統和間地  
有靈光屢見居人不安復為僧居因稱為林街寺至  
金熙宗皇統間開國侯翟昭度始建彌陀大殿天德  
年賜名崇福禪寺大元至治至順間浙人無一寶公  
禪師來居於寺無一得天目山中峯老師之心印善  
閉息能入定出神人咸慕其教從之者衆聲聞於丞  
相拜住遂以其事聞於朝特頒大藏尊經納於闍寺  
有毀廢缺失者悉增廣而修葺之我大明天順改元  
之初朔人選無雙者自髻年落髮投禮奇峯為師初  
習禪定掩關三載後遊歷江海至金陵雨花寺扣香  
岩禪師得其傳豁然開悟深通內典于凡性宗法眼

周石完知其昔成化己丑年目殿宇傾頽乃為之重  
修歲甲午家推為本山住持當時以為法門得人  
子無雙因寺後有地乃募於家建毘盧閣三楹內  
二佛像暨護法諸神工甫告成無雙忽患疾乃召弟  
子淨泰疏嵌宗者受付托遂跏趺而逝嵌宗頌師教  
旨將欲訖其事而求石為碑未克就亦以疾卒法孫  
戒月慨先師之既往恐後世之無傳卑寺之僧正無  
際輩請言以記歲月予惟羲皇畫易體天設教以道  
化人未嘗有三教之分故曰皇天無二道聖人無兩  
心其後三教既分各自專門互相非是觀夫儒曰一  
以貫之釋曰萬法歸一道曰萬物得一以生語雖殊  
而理則一道豈有二哉姑以佛教言之西方聖人以  
大事出見於世法流中土達磨之來直指人心見性  
成佛其道大行五宗並立枝葉扶疎戶庭雖分惟一  
不二獨臨濟一宗最得其正然而法門之施教非一  
端也應機致用隨時顯蹟或嚴戒律以制心或專禪  
定以啟悟或妙莊嚴以生信或廣經典以闡教其教  
愈遠而法愈弘且以斯寺言之歷唐宋遠金元以迄

於今幾將十載其間或創始或重修雖時異世殊歷  
代崇尚之心未始或異也是以自四都以及群邑莫  
不建寺奉佛蓋欲以陰隲羣生  
密禪至化於無窮爾是為記

重修漢關將軍廟碑記

嘉靖年

大理鄉鄭本公進士

禮稱有功烈而載祀典者曰法施於民以死勤王事  
以勞定國能禦大菑捍大患是數者或舉於本朝或  
建於本鄉或立於功烈所被之地及時移事改而遂  
廢者固有之矣求其普天同祀異世不泯未有如漢  
之關將軍者嗚呼盛哉朔城舊有將軍廟官民事之  
甚謹隸吼鼉鳴晨守震耳香灰楮燼朔望成堆成正  
間兩次修葺郡誌可考也嘉靖十有七年春近廟居  
人任縉等觀其頗有損壞發心重修樹一標於門外  
而助費者雲集遂鳩工度材將殿廡壁畫下至堂陛  
一撤而新之又創鐘鼓二樓左右角門輪然煥然金  
碧爛然足以揭虔而妥靈主斯役者可謂盡厥心矣  
工完請言以志諸石謹按將軍河東解梁人也起於

漢末平賊烈皇帝開關荆楚以吞吳滅魏興復漢  
為心功烈具載三國志據禮固宜廟食然祀於漢於  
河東於荆襄間足以報矣今乃遍天下及後世甚至  
畫像而家事愈久愈隆何其威一至於此嗟夫日月  
照臨而仰其光者萬邦一色江河漫潤而被其澤者  
一物不遺當奸雄競逐之秋將軍一心輔漢固已誠  
所趨而得其正矣且其剛大之節英靈之氣流風餘  
韻真與天地之化同運而竝行則夫人心景仰舉一  
世而欽奉之理有固然無足怪者况朔與將軍為同  
鄉乎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豈足以限量之哉雖  
然亂臣賊子如曹操孫權與其黨類何代無之將軍  
生不遂其志歿能顯其神若於此輩誅讎於冥冥之  
中使倫理常明家國常安庶有補於世教則人之所  
以崇奉將軍與將軍所以受其崇奉者俱不為徒然  
矣記修廟而終之以此一則驗將軍之神一則懼亂  
賊之黨一則警崇奉者之心使人人而不敢怠也後  
世贈將軍以王號不書而冠之以  
漢者以著將軍始終為漢之意云

### 增修城隍廟碑記

嘉靖年

鄭本公

事有創於前而不繼於後日久將必廢是繼之者之  
功與創之者等也萬事皆然神廟為甚何者廟公宇  
也無恒主故必其神有威靈禍福足以動人者其廟  
多完而侈若是者必淫祠非神與人交相為不能也  
正神則否血食其土與夫敬而事之者皆禮所當然  
神不顯其功人不祈其報若不相須者故其廟或有  
創而不繼久而將廢廢與興神固不計也雖然淫祠  
出於人之私情久而應衰人厭則遂廢矣正神出於  
天之公理廟雖有時不治而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  
泯故繼而修之者有待焉若朔州城隍廟是也國勅  
天下皆立城隍廟本州廟建置始末具載他石初制  
僅可棲神不堪瞻仰而又年久稍就頽敝郡人蕭鳳  
署道正康知微等顧而歎焉遂同志協力以任增修  
之責乃請於太守閻公鎰及畢公鸞咸可之於是編  
告中外四方聞者欣然各施財貨以助其費無吝惜  
夫計豐約以競刀雖人情也今乃以勞筋苦骨之餘

而置諸捕風捉影之地何哉為其所當為固人心之所同與也居無何物克力瞻象工齊舉廟貌遂煥然一新又以餘財增置正殿簷一重大門屋三楹中門懸樓三楹左右角門各一楹鐘鼓樓各一座峙於神路東西兩廂鐵房慶房之類無所不備大門外又立牌房二座以表之經始於癸未冬十月告成於乙酉夏六月由是樸者華缺者備見之者聳觀咸曰美哉為是舉者其有勞乎或曰厥初廟制草創未緝經幾何年矣一旦輪奐若是神必悅凡有勞者其蒙福哉嘻此妄言以惑世耳非所以期明達之士及正直之神也夫居是土者保金湯之固恃以不恐乃神之職即神之福公平正大周徧廣闊初無所擇若以廟故而私之是易悅也與淫祠何以異哉又謂中人之性非有為則不為若如所云則嗣是而廟復壞將有過而不顧者矣不可憂哉嘻是何待神與人之淺也神自當敬廟自當修理有固然何為之有神非有求於人人亦豈必責報於神事往往有期而不獲者不獨神也世固多中人不曰天理之在人心終不可亵乎

安知此後不有聞風興起崇廣附益求以度前規而後後觀繼創始於無窮者乎然則今日之舉乃將來之倡也廟可以無憂矣是為記

龍王廟碑記

嘉靖年

都御曹邦輔 山東

龍變化不測能乘風雲雷雨上下於天地間初無定居人何從而得廟貌之從其感召而為之也湖州城北舊古城乾地上有龍王廟歲久寢壞屢年以來五穀不登本州太守楊公啓允以災傷達之上官辛酉歲轉聞於九五飛龍在天膏澤下降闕免本州稅糧二年民沾實惠不意司府造冊誤作拖欠以致內而戶部照例奉降於他處吏部即以另選黃公希周來代之百姓聞之恐恐然猶赤子之失乳母無不顛天乃虔心潔誠修醮於廟之舊址冀神之鑑佑留之既而上官果慨然保留慰民望也乃起送黃公還部而留揚公仍守茲土揚公益謙恭不暇勵精為治恐幽無以對揚神休而明無以答人心也乃捐俸措材重

彥之棟宇巍峩金碧輝煌煥乎一新神像赫然不聞  
月而落成乃是年癸亥春也適當播始百穀之期復  
為民祈禱田福祭賽之其年果風雨時若田禾茂盛  
歲將大熟百姓相與慶於郊野士夫相與歡於城市  
時有守備曹觀臣者亦曰足食可以強兵學正崔君  
守義訓導王君斐安君如松林君琦亦曰既富可以  
教人乃相與感述楊公為民祈福之德意及州耆老  
百姓前禱留揚公不去之情來斷予文予愧非人龍  
者何能為風行水上之文見其衆情不容已乃為之  
言曰大易係龍於乾乾天也即時言動口曰龍天蓋  
上天非龍何以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  
則天之澤亦難降矣人間非大人則小人何以蒙至  
治之澤易不有云乎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今者百姓  
禱太守於龍王廟願留不去而太守竟得留太守重  
修龍王廟為民祈田福而百姓安享樂利豈不猶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乎太守聞而辭曰吾豈敢當猶龍  
乎大人吾豈敢妄稱乎又從而解之曰凡有德如龍  
者皆可謂之曰龍德易言大人亦無定位通上下大

小皆可該之昔人贊程子善為政亦曰龍德中正厥  
施斯普故吾今亦云云楊公惕然良久曰命之矣敢  
有不以龍為師而  
益神龍是為記

置社稷壇碑記 嘉靖年

孫繼榮 郡人

州西郭之內原有社稷壇制考諸舊誌成化間郡守  
呂公之所置者多歷年所墮圯樹蓄舍宇碑碣為風  
雨所摧剝者殆盡也嘉靖戊子歲夏四月畢公奉命  
來牧茲土往莅祀事蓋嘗目其廢而幾為太息焉第  
恐時訛舉羸重我民瘼停蓄將三年矣越辛卯畿民  
艱於食逮於今春迄夏百姓嗷嗷待哺孔棘公乃大  
發下車以來儲積預備倉糧若干石月一賑貸四遠  
流民就養者日至公亦多方活濟之猶且終夜惴惴  
不遑自逸凡百可以紓民之急遲歲之稔者思行其  
法無不備盡一日屬翔象而告之曰天殃下民必有  
所召若土穀之神蒸民之主也今焉神無所依而民  
胡得以獲乃穀之福耶在古禮有年不順成變置社

禮之學徐當與廟象往定之耳會詔毀淫祠公諱  
故壇之右距百步許有五殿行宮一所宏敞壯麗道  
連通衢公以為五嶽之靈當各於其嶽而神之茲非  
其地亦淫祠當黜者社稷壇可置於此也故雖羣言  
洵洵終無搖惑不出決辰之間遂成壇堦之規民力  
民財一無勞費猗歟盛哉居無何秋祀方竣百穀告  
升有年之慶遠邇懽洽朔人之福誰造之耶知者歸  
美於我公置社稷之功精誠所格而然嗚乎志氣天  
人交相感應之理信有如此其不誣者也乃鄭子產  
日天道遠人道邇氣化盈虛相尋自有常數在人所  
行適逢其會耳故以有效歸於變置社稷之功斯周  
人定勝天之說豈我公敬神勤民之本心哉

### 重修朔州儒學碑記

萬曆年

都御

霍

鵬

郡人進士

世治則賢才育而菁莪美世亂則學校廢而子衿刺  
夫以學校之興廢而人才之有無世道之治亂胥係  
之學校安可廢乎哉朔州許知州爾忠莅任逾年誦  
制臺大司馬馬公校士錄序又奉按臺吳公督學條

約一旦重修儒學予方聞而美之乃分守道張方伯  
中鴻分巡道揭憲使一葵曾行通判鄒如松磨碑又  
屬諸生陳朝相等請記予不能辭也記曰錦林之謀  
學者多矣然不入於佛則入於老此皆喜異端為新  
奇厭古道為故常不知是道也貫三才而教五倫述  
四德而括萬善古帝王之所以致治聖賢之所以為  
學迄今未有能外者也嘗考楊子雲有日通天地人  
為儒嗚乎儒者當參贊天地經濟人物以滿斯道之  
分量如以斯而已矣則又何稱儒者可以理天下乎  
羲皇軒轅儒而皇擊顛頊譽堯舜儒而帝禹湯文武  
儒而王皐陶伊傅周公儒而相孔夫子儒而師故荀  
卿儒效二篇輒以孔子為司寇與周公相成王竝列  
是孔子誠得統於周公傳義農以至文武之道為字  
宙一大儒耳即顏子之文禮曾子之忠恕子思之中  
和孟子之仁義七篇皆是道也柰何諸儒各立門戶  
互見醇疵莊周列禦寇以曠達之學為儒其失也蕩  
管仲晏嬰以事功之學為儒其失也利張良陳平以  
智術之學為儒其失也諸毛萇鄭元以章句之學為

儒其失也。郵司馬遷班固以文史之學為儒其失也。經董仲舒。榮天人而劉向。稱曰伊呂之傳為漢儒。唐韓愈。原道。復曰。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而又直以儒自任。豈誠如真德秀所謂。以天下後世之大經。二千年間。求如一顏閔者。不可得耶。其後學有。道州周茂叔。洛陽程伯淳。正叔。關內張子厚。閩中朱元晦。或違顏曾之矩矱。或踵思孟之軌躅。相與鼓吹。儒林以翊世道於不衰。而象學者。皆曰。周東遷而孔子生。宋南渡而朱子出。登我高皇帝。握符御世。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凡為儒者。一惟朱子是宗。二百年以來。列聖化洽。真儒傑出。陳白沙。獨步於南越。王陽明。高視於東陽。惟薛文清。崛起於河汾之上。抗志程朱。潛學孔孟。自號敬軒。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此。明道學而扶世教。昭代之儒一人而已。且湖州距河津之地。為未遠。被文清之教化。為最深。諸生其尚以文清為鄉先。遠而願學之。至孔子乃庶幾哉。予懼陳生輩自負才賢而學。或雜於佛老者流也。於是推原古今之為儒者。以告之。霍鵬曰。予自少年學讀漢書。

知明帝永平時。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今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今朔州之學。不敢望與太學等。如北虜順義王。無論其遣子入學。獨衛幕中。亦有羆熊之士。可與進期門。而列羽林。則國家督令通習者。記直一孝經已耶。此又為學正者。當率文武諸弟子。而使共學。為通儒者也。遂為之銘曰。聖帝垂統。御九重。偃武修文。萬國同朔。郡嶠嶺紆。沙漠中。諸君鳩匠。搆學宮。誰談聖道。開羣蒙。或為綉虎。復雕龍。他年髦士。得登庸。好持儒術。代天工。

分守兵備道題名碑記

萬曆年

分守 張中鴻

朔即古馬邑。北扞強虜。南控三關。國朝定鼎。幽燕則雲朔。其右臂也。呼吸相關。風稱重地。舊設督府。暨備兵使者。於此握重兵。以彈壓之。嘉靖間。虜酋達達穿塞入。犯烽火。達於京師。議者謂上谷拱護。陵京虜騎。闖入首當其鋒。督臣僻在雲西。雖鞭之長。不及馬腹。移鎮陽和。居宣雲間。從中調度。於計便。天子可其奏。



而備兵使者亦東徒於是分守道移朔以兵屬焉  
壯垂六十年所而署中題名尚闕別駕郭君晉五  
記於余夫安不忘危兵非盛世所諱言也兵自關  
專之而復責之備兵者何益兩軍對壘新誠率旗  
將是賴至於繕城隍嚴斥堠儲糧備械戈矛簡卒蒐  
乘凡有資於戰守者事事而預為之圖則備兵之任  
也法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惟有備故無敗警之  
天有寒暑吾為之備為之畏則寒暑不侵焉時有風  
雨吾為之室為之蓋則風雨不及焉備在我也矧兵  
者國之大事一有弗備則敵得乘我是安可不兢兢  
哉自俺酋佩封號稱外蕃既歷三紀邊陲晏然遠滿  
漢代和戎之陋矣顧廟堂以此示羈縻云耳非持此  
以為安也今上垂拱穆清慮周塞徼三歲命大臣若  
直指以八事嚴邊吏八事修舉比勝敵之賞反是  
當不待敵兵入境而殆辱隨之非若他曹循資待選  
可以傳舍其官者比也茲是官者必顧名思義矢心  
宣力勿恃虜款而急內治勿徂目前而懷遠圖萬舉  
萬全坐制禮樂之命則西北半壁安於覆盂此勲偉

伐自有無窮之聞亦何藉於題名不然者狎便習媮  
一切以幸無事而備不加筋則是秩也母亦贊宛駢  
擗乎即在事之日民亦無得而稱焉又何貴於題名  
敢以是忠告於來哲其有當於余言否

### 大同南路通判題名碑記

萬曆年

郭如崧

通判

大同古雲中地形制被塞里保停障繡錯也而南路  
則南鍵句注西控樓煩州版鄙衍屯賦之額幾半焉  
赤白囊警虜北入則躡而南西入則躡而東乃路之  
衝實嬰諸其間舊常宿大帥備之其俗土著力本剛  
田之所出凡比境之廩登咽哺唯是焉藉居平豐穰  
則終歲未轉足償作苦諸轉輸所在弗呼庚癸一當  
饑旅即枵腹荷戈呻吟莫必其命而師不宿飽試自  
棄其眾哉而脫巾是喘矣是以路之芻餉不飛輓而  
於屯政取給蓋賑諸路為甚路設判府凡屬巖城七  
支鎮五舉兵馬錢穀訟獄之事固不攸司其在嘉隆  
以前勛勅拮据常具數十萬師興之費日聊以固吾  
圍乎迨單于解辮來地以數中虜故白如甌脫科條

日業而事一瑋日以益壽畫課督之餘間歲以壽  
幣行且與無龍浮泊共國利矣故其人賢而克稱  
職即上府有榮施不則或墜或苛且不肯貽官職  
則過實應且憎以非我其何辭之與有茲既待罪  
二載將徵之違昔為座右鑿乃其姓氏闕焉用是大  
愍竊惟判府非古稱別駕任乎漢以舉察所部治俗  
殿最唐宋凡僉判諸軍府者率使相右職我明制分  
布府僚儼然莅郡縣而攝之母亦阜安扞圍是國務  
俾各有寧字即有豐歉不庭不虞之患而四封若猶  
是仇如也斯無忝論世者豈贅設之徒比諸傳舍也  
乎夫名以賓實即不為賓而名之不存實將焉致其  
不相為偶托而信宿者幾希而何職之奉也縣官亦  
豈有賴焉茲采耳目所及者勒諸石要以視昔者俟  
諸後之視今耳若夫垂名不朽則又具在諸君子戲  
炳之業區區記姓氏月如  
茲者敢一旦僭易昌言哉

新建井神祠記 萬曆年

王楫 通判

大都神之有利於民有功於世者必崇其報此祀典  
之所由設也鄩陽南門之內達道之東有井一鑑清  
泉甘冽涓涓不竭即旱乾靈潔畧無增損以故闔郡  
之民汲取如市車轂擊而人肩摩矣是必有神以司  
之非有利于民有功於世而廟祀之不容已者乎民  
之朝夕倚賴憑依為生二百年來未有尸祝之舉意  
者百姓日用而不知耶先是合肥龔公首為南路別  
駕於世廟二十八年見是井之有利於民有功於世  
也恐其飛塵積垢渣穢清泉以故建亭於上而勒碑  
於傍迄今六十年來亭且傾圮碑剝落矣余不敏於  
今上之三十八年叨受雲中別駕待罪將及二載一  
無善狀每過是井見其群汲如蟻往來纏屬不絕遂  
詢諸父老曰圍城之內止有此一井乎何汲取者之  
紛紛耶父老對曰城中有井而此井獨王且甘是以  
汲者如蟻也余曰噫昔也覆之以亭今也不可崇之  
以祀乎歟其利者圖其報有其功者享其祀或亦古  
人報本之遺意歟遂與郡牧茅君及城守齊君商之  
僉曰此舉良善各捐俸以助之卜日鳩工經營調度

費分督佛人役計日考成至於土木工匠雖擢日  
之需皆余設處焉其不足者悉郡之屬吏士民欣然  
願施者也前建井祠三楹後設禱堂一座仍覓僧住  
持永奉香火且又金碧其像朱丹其宇繪其壁顏其  
額至若鍾磬爐瓶等項莫不畢具不兩月而告成結  
構雖小精彩倍常入其祠者有不歡呼而祝頌者乎  
由此推之大而君親恩寵期圖報稱小而一飲明德  
必不敢忘則今日建祠之意倘亦風世淑民之一助  
云

復興水利碑記

萬曆年

知州許爾忠

州城東南三十里離賈家庄約一射許有泉出焉始  
如清引素練縈迴沙石叢薄間魚鳥之所憑藉流數  
步潺湲有聲聲漸揚勢漸大漸積成河取名沙楞蓋取  
義于楞嚴恒河沙也誌載脉通海眼晨夕三朝大旱  
不涸引以灌田計晝夜可溉田一頃稱沃壤云中奪  
子下流借口相府汲飲壅則堵塞咽喉呈道蒙委州

縣凡四踏勘擬罪有差復勒石恐之鄉人莫敢誰何  
行道之人莫不浩嘆謂賈庄之人棄美利而弗收也  
鄉貢士陳朝相破築舍之謀慨然興復約同鄉貢士  
白日宣生員劉秉仁劉秉松等呈道蒙批該路轉行  
本州特許爾忠為政委捕廳遞流窮源其水出自沙  
楞泉道經賈庄舊引以灌田流至馬邑東雙碾兒村  
沈沙伏流申道蒙准允賈庄灌田仍立石永為遵守  
爾忠曰蘇長公有云天地間物各有主楞河之水朝  
所有也而山陰人爭之雖楚弓楚得不得若人弓人得  
之為利溥顧賈庄據水上流縱上流不用伏流灰河  
則在下流者亦不獲涓滴之用也凡我士民毋登墜  
以專利勿激水以害成竊造物之所深忌紀衆人之  
所必爭順天地自然之利為子孫經久之謀使知  
作祖者之為誰僉曰唯唯乃勒石更端而立道左

朔州題名碑記

萬曆年

孫日嚴 郡人

朔故巖邑也郡之自魏晉始嗣後連置不一然率為  
刺史鎮將所領我明興設守治之隸晉雲舊志草具

而題蓋闕如焉井徑許侯蒞任之再逾歲民用  
舉思惟散逸以成厥志因徵道任官名若存若滅  
曰夫此物此志也業無據者而安所籍為思省地  
覆之文牘旁及諸父老耳目所睹記已什未詳五六  
矧日遠日忘而鄉者惟一石之礪是愛又何執事之  
不聞乎遂采而勒之石屬余為記余謂世有三不朽  
而名不與焉然名斯不朽則司左契者詎能廢是不  
然列國之史一彼一此何嘗之有迺麟經以一字嚴  
衮鉞而書爵書名之廩廩朔於海內誠彈丸顧幅幘  
所履是亦周室之侯甸也二百餘年於茲即無一二  
具官而忠信受利形於下者比地非乏何哉不一昭  
揭之夫山川郵頓之區信涉者猶累名顛檀况一州  
之主督勤施積歲月至名湮沒而不復稱亦奚庸主  
督為且一州而國初之賦口克實不困於役不墮於  
益有司者坐治之寢散而迄正嘉間民數中虜處劉  
之餘撤其罕宇而前為逋逃今里賦居半版籍僅三  
之一猶是役相隸伍相承也其寧堪焉又歲所入國  
租不足克宗餉而當事蒿目者幾無米之炊則間為

指新計無復之矣州額設列官僅省之則一羊難二牧  
而民可知也侯之舉寧唯是敘察吏以備勸懲毋亦  
以己實長民而不使於我焉是息即早卑施名實忘  
在其為夫父母或夫身不披名以俱往後有嗣者得  
時寓目焉將惕於名之難副員之自省而更稽今昔  
登耗盈詘之故也尚忍輕用其民耶侯曰吾非近名  
者豈其以臨長自顯庸也特以人為鑿敢借於  
於書爵書名之例如其衮鉞以俟君子是為記

重開雲路記

萬曆年

陳朝相

郡人

朔之龍脉來乾入吳用是學治建於西北雲路闢於  
東南一時科目蔡威或二三人或四五人其嚴者若  
天順己卯成化癸卯科各六人稽歎休哉足當全晉  
士之什一欵貢以還既歷三紀比屋詩書講宜科第  
大倍往昔顧自甲午申大夫改建文昌僅發一舉已  
復不振夫學之制不改於初而科名遞減說者謂雲  
路之塞為之也蓋雲路未塞朔產多賢積貢生美積  
美生忌實其中為臺館尋廢為驛塔塞前途俾出

空冀北之羣是猶畜六兩於樊策三驅於嚴索駿  
而求鳴率道亡由也先是大夫許公重修學宮謀  
不果乃徵天幸得第大夫出守首拔其士之儒者得  
若干人拔其文大都爾雅詢所以試不售而得其故  
曰有是哉余固謂學前之宜有是路也白之上僉曰  
可遂割俸倍值易故地而開之資興之日令諸生聯  
鑣並轡著鞭爭先而盧生果中夫不中於雲路未開  
之前而中於雲路方開之始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適  
逢其值異矣屈指三雲英雄五百獨朔舉一士則又異  
矣且也大夫之子楷徵即於是科發南雍而許大夫  
之弟爾孝亦於是科舉北京尤異之異矣蓋雲路之  
開也纂誌謀始許為政捐貲落成茅為政故天之降  
鑿業為神其應於所部之子弟復使食其報於家之  
子弟捷若桴鼓合若符節若謂其均之有造於朔也  
而資始之與視成則必有分矣異日者朔之科第得  
與天順成化間比隆秋毫皆大夫力也父老子弟舉  
而歸功於大夫大夫不居其功而謝不敏曰有開必

先無往不復人司其券天作之合余何人斯敢貪天  
功為己功哉唯念是舉也主計決策則在當道分猷  
協贊則在當路其嘉惠後學之誠心有不可磨滅者  
宜勒之石用垂不朽歷科姓氏詮次如左俾夫遇之  
者有所矚而與焉當道郭公諱顯忠大梁人當路王  
公諱楫膠西人大夫申君其學日照人許君爾忠井  
陘人茅君一桂則浙之歸  
安鹿門公之姪也是為記

改建預備平糶倉碑記

萬曆年

陳朝相

天下事有當因者不難於仍舊有當更者不難於改  
作至若以因之之道更之即更非紛更政善於因者  
也朔預備平糶兩倉一借州治後永豐六倉一借州  
治石南路舊府昔人謂積貯民之大命也置錢穀於  
耳目所不經之地操縱一任乎里胥之手繆欲塞實  
祛蠹是猶縱處子於市而求其潔也又何怪乎經守  
員役始而垂涎染指恣其乾沒目為利藪既而傾家  
殞命不足賠償指為厲階哉陘山許公奉命來守吾

力焉見儀門西有房三間其一以藏管輅二間則  
設而不用者也又西復有房三間其一足處女因  
二間則虛而無庸者也因轉鸞與於儀門之東添小  
廳於女監之後得空房六間外添房三間共九間其  
間架弘敞計可容粟三千餘石以其六間為預備倉  
其三間為平糶倉繞以垣墉墜以塗茨固以局鑄俾  
倉與獄相聯關防嚴矣出與納洞悉覺察真矣又取  
舊南路府增之茶廳翼之耳房為察院以候行役之  
至於斯者使有公署非復若昔之假館於民間體統  
肅矣是役也經始於戊申秋八月落成於次月費固  
無幾勞亦不怨即經守者且稱便也時主公西席因  
紀其顛末云

郡守王公去思碑記

萬曆年

苗汝耘 郡人

去思碑為朔太守王公立也公諱明汲字伯荷別號  
丹涯河南懷慶人起自中州進士由工部員外郎來

守朔越四載陞代藩左史朔人留之不得復不忍其  
去也欲建碑記上狀於大參劉公蒙允而問記於予  
予據民言公之來朔也清勤惠愛終始不渝自奉儉  
約如素士即燕客公庖不盈也且御左右不假借無  
有獻媚憲法者里甲例有雜費公下車悉蠲之毫  
無犯有大費則割己俸以償里甲判不相攝也朔地  
瘠民貧徵稅有筆斃不完者公溫辭拊恤敲朴不施  
然稅卒早完為他邑冠時有爭訟者公即時判理曲  
直各當事竣即一紙不罰也以故民咸曰王使君不  
寬抑我負屈者告於上官而願就理焉審編均徭暮  
月前公戚戚有憂色人問之公曰均徭切民最繁一  
不妄即脫富虛貧及審則分派悉均自注色目吏書  
不得魚魯焉朔為諸路要衝驛使雜沓公革去冗差  
常例公或出僅足充用不多擾驛中一騎朔驛素稱  
疲敝者至是漸有起色矣會有積穀例公多方積之  
數倍他郡值萬曆五六年之荒公疏請於上賑饑民  
枵腹菜色者得免溝壑而春耕散種則歲歲行之時  
或亢陽公即齋戒淡食朝夕禱神不一二日即大雨

公之忠誠其感天忠民類如此大都公古循吏也  
路實實類其為人是以至誠所積觸處感動朔地  
齊嘉禾挺生而在威州有學田碑今卷藩賈公記之  
於薊有渠田碑玉泉賈生記焉而殺生雙德則今大  
司馬方公且碑記於陽和矣朔壤近邊殘於戎馬公  
至朔若慈母之乳嬰兜煦煦然聚所欲而朔之桑麻  
布野鷄犬安社斯民漸底休息者非公之力哉於其  
行也朔土夫供帳青門庶民則攀轅號泣聲震四野  
蓋百年來僅見云特有朔幕楊姓者諱于柯號文溪  
陝之膚施人與公同寅而忠誠慈惠民愛之亦如公  
今任且三年矣行將去  
朔并記之以永民思焉

### 茅大夫遺愛碑記

萬曆

按察使張崇禮

先是大夫載建寧棠陰夾道業有遺愛碑垂不朽矣  
守朔四閱歲歲閱報最以次當內補會卜首乞封邊  
事孔棘開府石公疏保留大夫秩為雲中丞分獻  
畫計貢市告成例得遣府臣一乘傳齎金易繒帛于

大江之南以啖虜命大夫往昔屈指去朔已踰年矣  
朔之人思大夫驟金購石相與謀所為頌功德以志  
思問記不佞曰大夫之在朔也以平易近民以優游  
敷政非有異績奇祥足以驚世而駭俗非有私恩小  
惠用以違道而干譽何其係人之思若此顧不佞時  
下大夫之榻而奉大夫之教因以徐睺大夫之所為  
其治狀有可臚列者一石之勒夫豈有靳焉大夫注  
然之度沛然之才藹然之懷介然之守閱冠匡廬  
而不自知其貴顯伯仲並機雲而不自居于中材年  
過耳順尋書之眼如矐刻燭賦詩動成百首所在有  
著述以行於世而不自有其才名官至二千石寒素  
若韋布居恒語人非道義不出諸口往往以報慈慮  
及子孫庭無留獄獄無冤民民有以通負至者薄垂  
輕刑止於示辱時有強禦之僕暴民不難破柱而叱  
之曰若主衣租食稅業已賤民之骨髓而復殘民之  
肢體忍乎貴倨謝過猶寘之法以警其餘遇人洞空  
城府至義所不可吃如寢如暇則進諸生會文悉心  
品題復捐俸易地開雲路以疏淹滯乃科名竟為諸

郡邑諸善政即更僕未易數其最著者若買牛給種招逃開荒條陳五蠹三害洞燭民隱切中時弊定為令甲播之遐邇人執一卷家藏一帙碩鼠賦寢獨厲歌與子子孫孫得坐享永建乃家之利此其百世之澤真不以深入乎民心民心思之於去後意者其在斯乎由斯以諱善治者太上貴忘其次責不能忘忘之者熙熙皞皞無懷葛天之民也不能忘者樂樂利利息繁既醉之民也大夫其民不能忘者耶可以風矣遂立石大夫諱一桂國芳父浙之歸安人兩舉於順天筮仕句曲已守萬貳建州復守朔丞雲中

郡守許公去後思碑記

萬曆

陳朝相

郡人

許公諱爾忠貞爾父別號全生直隸并陘人歲甲午舉於順天由夏邑博超遷來守朔凡四閱歲公習民民亦習公方蕚上修久任之法俾得長惠於茲土當奏績考功氏廉之於是有姑蘇之行朔之人請借寇公弗許請建祠公弗許越二年朔人思不置屬父老子弟咸造於繼守第公請立石以永厥思第公曰君

之設官以牧民也豈其假之為立名地雖然施實德於民而有愛徵一碣之警夫豈有靳焉僉曰今之朔非復昔之朔比也公之惠朔也多矣公在朔其養湛如木雞其展采如威鳳祥鸞其保民如保赤子有害者輒除之如鷹鷂之逐鳥雀而不少貸其坐堂上而辨堂下人之曲直洞若觀火決若流水庭無留獄無寃民民以神君呼之其自奉儉暑不揮扇寒不圍爐衣不厭浣濯食不厭澹泊其居家孝友嚴慈因貴迎養承歡俾弟得專心於舉業其御內肅其治外嚴應門之童閹人或不識其面吏抱牘侍廊下非召不得輒至前其獲上以誠其率屬以和其裁賞倨以義其繩奸宄以法其遇士大夫以禮於時尊於己者不猜同於己者不卑卑於己者不忘胥吏不敢舞文廝隸不敢翫法農工商賈不易其業鰥寡孤獨不失其所里無追呼之吏境無聚嘯之徒種種善政更僕未易數其大者若纂修我郡志壯麗我學宮改建我倉廩變置我壇壝昭昭耳目有百世不斬之澤公曰善哉郡志之修舉廢典也朔始有乘學宮之壯培間氣也



州始有才官廩之建備緩急也。州始有用壘礎之  
讓水旱也。州始有年於纂修知能立言於建置知  
立功於居家孝友施於有政處置得宜能服其心知  
能立德傳稱大。三不朽公兼有之。可以思矣。客有不  
悅者。茅公問其故。則以公嘗調停民差而量加之。衛  
州之民見德衛之人不無怨焉。茅公為解嘲曰。唯唯  
否否。昔公孫僑為政。吾與誰嗣德。怨交作。仲尼曰。古  
之遺愛也。謂怨不掩德。君子稱物以平。施不任受。怨  
亦不任受。德乃若奉天成命。職專子民。以民之故。任  
怨。覺愛民之心。轉真而民之愛之。其情轉切。書曰。民  
罔常懷。惟惠之懷。此之謂也。况乎公當在夏業。立豐  
碑於膠庠。茲守蘇。蚤有口碑。碑於道路。愛遺甘棠。名垂  
竹帛。將蛟龍字之碑。不足磨燕然石之銘。不足勒羊  
太傅峴山之淚。不足陸又奚羨乎。何武有去後之思。  
容謝過日。河伯哉。局於見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  
憾。憾何足為天地病。遂購貞珉。悉其事為記。

郡伯柳公去思碑記

萬曆

禮科 盧時泰

進士

我朝搏挖日月。統一震旦。劈九州而各郡。星羅自中  
都大江以南。此外最號繁而寡者。無過於邊地。其瘠  
而鶩者。無過于西郵。所藉於循良。郡伯寔孔棘焉。維  
茲鄴陽。既鄰虜之穹廬。復受虜之蹂躪。先是戎馬飲  
河。薄城而壘。恣其掠而飽其欲。文武閉關。低不出息。  
曾不聞以一矢相加。遺坐是民懸壘而室如掃矣。頻  
于災患。邇來且雨。師作苦橫流。衝擊何物。窮簷而當  
此剪焉。度劉也。白柳公奉命來守。星輅四歷。歸而楸  
然不怡。撫髀嘆曰。黔黎其恫哉。慨然以興復為己任。  
溫諭以招之。為給牛散籽以撫之。于是扶老攜幼。轉  
相告語。北向遙禮曰。良父母在上。我輩其有瘳乎。遂  
霍然有起色。而疆至者壘壘已公。復念之。昔皇帝之  
與天童論治天下也。曰。治何異於牧馬者哉。去其害  
馬者而已。茲貽以利矣。而害有弗去。是植之稼而猶  
芟之也。乃於一切為差役之贅。靡者悉為捐斥。即二  
稅稱疲。無持片牘至者。故有噢咻而無騷厲。相與安  
堵矣。耗額有禁。訟獄是清。盈庭決而服為神。君弊竇  
塞而禮其孤鼠。洵有鳴琴之娛。而絕乎假虎之跡。無

何水患為之虞也公通字而珍之謀為之迫也  
恤傷而顯之遠餉為之加額也公以積粒易費而抵  
之搜括為之交督也公且設置無礙而輸之勞盡多  
方不止于緩征而捐俸已也其下憂民而上憂國利  
之興而害之除即鄆陽所稱繁而寧濟而翼者非公  
予之更生而大有造於朔也耶雖然公之明德惠心  
更僕未易數而其概之灼如日星者又誰得而湮滅  
之哉以故口碑載道而誰嗣興歌者父老及博士家  
鑄石以誌不朽亦以見鞠之人心者尤不朽也公名  
白卿字贊一丁酉舉人蜀之梓潼人詎非鍾岷城之  
奇流三蘇之脉而貽之朔也乎因為去思志如此云

### 大叅仙公生祠記

天啟年

盧時泰

昔曹平陽受教於蓋公蓋公授以清淨無擾一語平  
陽卒用之始治天下功業爛焉當是時秦楚二憾東  
海強宗方耽耽亡極而郭解魯朱輩又交為推埋雄  
閭里鄙侯且不得約三章法蓋公何所見而為此言

即平陽亦胡以遠遜心為避席之尊耶此非坐躡畫  
諾實發剛柔競練之絨舉後世一切毛舉擊擊因循  
苟且悉洞曠而包括之無遺已朔州如斗大取民與  
事一賢守且卧治有餘必藉監司大吏重者何寧直  
以五城十支鎮故將毋內宗外虜虎翼猴冠所不能  
得之有司者不得不藉大吏重耳自虜受戎索五十  
年靡宵燧之警可不煩疆場臣憂惟茲生莖日繁似  
管無東羣國姓而託處又何愛焉先是今中丞王公  
在朔計置經久一時如亂絲得端疲瘵知瘠所以理  
其緒起其羸厚中丞公之終而成半載間未竟之志  
者非公其誰耶下車而賑之恬然穆然升堂而聽之  
恬然穆然幾不可淺深公孰知公因無念不圖迴諸  
利病而日營其醜醜問向之車馬公庭咆咻城郭者  
亡有也我不為嚮通誰復為荼毒問向之倚城伏社  
百足假威者亡有也或以卑翹題或以負鬼薪振飭  
邊備先釐積害將卒感投袂之恩創建文場捐俸百  
金士子免顛連之苦市絕追呼訟無嘆息姦宄若立  
霜雪善良怵暴春陽羣翔之民融融洩洩若不知有

昔之德今之樂而公第見其恬然穆然寧聲色以爲  
或張大以爲能也哉此真得平陽之旨而精用之者  
耳生平耻談阿堵雅言寒素雲鶴矯矯令人即之而  
意自消神自遠殆其天性然也方逾歲調繁陽和州  
民圖所以報公者不可得乃相率取材于工運斃于  
填効力於子來肅公之像而俎豆于中非公不可忘  
民自不能忘如此爾庚桑楚之處畏壘畏壘之民猶  
尸而祝之矧受清淨不擾於大吏者乎蕭規曹隨公  
與王公肩背相望祠有伽相隔亦不百武春秋走  
冠裳而申頌禱者鈴鐸之聲且相聞矣公異日繼王  
公以中丞節終惠我胡傲兩中丞罷靈常受此清淨  
之祐也罷靈不愈俊哉公諱克謹字 別號倜如  
直隸之寧國 人丁未進士

兵憲王公生祠記 天啟年

盧時泰

公既去朔朔士紳長老之不能忘也相率曰諸長吏  
匪城東附闕隙地共建祠以永所思公聞而亟止之

弗得也鳩材必具庶民子來宗以堂翼以廊周以繚  
垣而坊而楔而門而序備矣豐棟飛甍旌教隆隆  
然肅公之貌而導祀其中落成屬予記其事以公  
猷懿範何能縷指第予自附知公之深何可無說以  
處此蓋痛苦若剝匪伊朝夕矣爾南以謀伏臘疆場  
以爲戶牖外乘虜障內供宗祿衣租食稅者復以驕  
貴無紀反裘而負其他鼠而黠者蜂而蠆者虎而翼  
者寔繁是以市幾墟野幾莽命幾草菅七十餘年若  
彼流泉無更生之望者久矣公壬戌秋抄以備兵使  
至望之者竊嘖嘖曰濯濯若春柳汪汪若干頃波紫  
芝哉叔度哉既見其操復喜曰冰壑照人清矣既見  
其行復又喜曰不事煩苛清淨之理也不知公固已  
觀形察言翦覽周咨朝而考夕而思凡貫女而莫克  
控輿控之不能殫者一一為之曲揣寸心幾嘔灼知  
痛苦之由什三在奸什七在藩亡政病在朔亡朔病  
在國誰實為政獨不為國深長思乎乃酌輕重而次  
第布之草行戶以剔市蠹覈錢穀以清邊餉旌劇謹  
抵鞫亮以示勸懲徐復計經久思保全會直指議請

子親錄于文宗轉則有所畏畏則不為惡不為惡則  
歸責轉而樂善地方漸可相安甘聞月來徽猷懿範  
不可縷指此其最著者已一時若鮮倒懸出水火即  
問之朔民亦不意聲色不大之天人不及知之地餘  
然有此遭逢有此永賴也公方優然穆然欲然若不  
自足者惟其心密而真密無弗周真無弗慈盡乎已  
不蘄乎人先其實深避乎其名是以德樹百世功成  
不居若此爾若取畏壘之民感慕而俎豆之夷桑子  
所為懼而欲逃而謂公欲之哉予自附知公之深者  
知此非公之心耳雖然祠之為言思也澤流者思遭  
逢永賴民不能忘公即止之烏得而止之是役也可  
書者三可以得公所謂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者也可  
以得民所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者也可以得治所  
謂較若畫一守而無失者也何可無說而處於此公  
名點字 別號完虛直隸之魏縣人中萬曆丁  
未科進士由兵部郎憲副至朔今調繁大同左衛

鄭刺史去思碑記

年天啟

盧時泰

稱去思者坊於周召周以被謫居東東人愛之斯賦  
九罌召以布政循南南人愛之故咏甘棠總之思以  
寄愛愛以傳思以不盡之思為無窮之愛也南陽鄭  
公仁人乎心乎仁則無之非仁四三年間肉骨噓枯  
不可勝記非第閭閻城市盡沾雨露即窮巖黍谷立  
見生春昔謂五袴兩岐召父杜母不是過也民方倚  
公為朝夕而何以去邪世固需乎外而猶重乎內本  
乎民而猶急乎君故卓異超遷誠朝廷之盛典銓曹  
之公道人生之奇遇乎而胡可無去也夫去可思也  
即去而不反亦可思也公以刺史擢郎署方且晉秩  
監司方且晉秩中丞所必至者雲胡其舊遊地思何  
以稱焉蓋思以思不忍也亦以思不忘也朔人苦于  
支應公革巡攔則思朔人苦於舊額公革廢徭則思  
朔人苦於賠償公革大戶則思朔人苦於冗役公革  
黃冊書手則思朔人苦於催辦虧拆公革旗甲斗級  
則又思以如是之施厝則在公安得無遺美而在人  
安能不繫情也噫王者之世子與氏謂不怨不庸不  
知矣此特論熙皞之景象樂利之民風耳朔以困弊

之秋值更生之化以顛連之衆獲在席之安不起草  
太牢登春臺而攀轅卧轍流涕痛哭寧容已也所稱  
九畝甘棠者或可繼馨乎世廟末朔刺史有楊君啟  
者政跡與公相若超擢與公相若遺愛亦與公相  
若歷五朝而方有此兩人然則美政之難企而得民  
之不易也固如此哉公諱時舉字子待別號神宇庚  
子舉人中州  
之內鄉人

朔州新造神威伏虎大將軍碑記

天啟

分守 王 珍

雲鎮右臂陵京稱要害地固從來匈奴呼韓邪單于  
突厥頡利所蹂躪之區也自俺酋納款後邊陲不驚  
者垂六十年武備寢以廢弛有由然矣今上之辰已  
間插漢虎墩免慙狡焉啟疆越千里為邊患烽火相  
望致厯天子西顧憂一特當事者議款議戰咸蒿目  
焦心不遑寧處余備員飭兵使者分駐雲朔何敢瞬

息惰窳以虜遺之君父於是督率文武將吏繕城隍  
脩器械練軍實詰奸細明烽堠厚儲胥鼓忠義嚴賞  
罰亦既不遺餘力矣惟是周覽武庫於禦虜之火器  
頗多缺略諸凡三眼鎗鳥嘴銃佛朗機滅虜英子連  
珠湯珠牛腿虎尾等砲僅存什一而又多剝落不堪  
何足以制虜酋之死命况中國之長技莫善於火攻  
我明動以此制虜而動輒得効寧錦之捷尤為明驗  
聞其最得力者更在紅夷砲因做其制而小變之一  
時鑄造為力孔艱舉一切鳩合工匠安設爐冶打造  
鉗錘範金合土諸務皆係創設凡所為直者鉤者圓  
者方者罔不具備蓋未及命工而所費已不貲矣于  
是涓吉祭告而後從事經始于九月朔日告成于十  
月晦日維時洪爐之煙焰徹天錘鍊之沸聲盈耳總  
用夫匠六十名鐵五千六百斤共費金錢二百四十  
金有奇砲長七尺八寸圍二尺四寸復涓吉試之而  
佐以精鍊之火藥實以擊好之沿鐵子一發無前震  
動遠邇蓋雲朔一面或可恃以無恐云所須工費皆  
取之俸入與樽節日用之需不以一毫煩民間亦不

以一毫軍官命既成而命之曰神威伏虎大將軍  
火器之天者例得稱將軍以示尊崇各伏虎志降伏  
虎首也萬一有警當所觸糜爛無敢逆我顏行則庶  
幾不愧神威之號者工訖余因援筆記其事以告後  
之同志者鄭重勿褻雖制勝之著不專在是如以寒  
西酋之膽壯敵愾之氣其有當乎若夫天祐皇明兼  
以主上神聖英武插當鮮辦稽顙受我戎索兵氣鎖  
為日月光此砲之設也亦第曰有備無患而已如使  
泄泄焉待虜入疆圍而驕語收功于一砲則又非余  
制作之本意也是役也董其事者為原任都司張夢  
吉練兵守備王應登而南路通判常三錫朔州知州  
翁應祥本城守備許應詔皆與有成勞者例得附書

朔州西關外古城水利碑記

天啟 盧時泰

古來治水者不過蓄洩兩法凡以資其利而避其害  
耳以故神禹之明德惟其疏濬決排千古為烈而歷  
代之治河與夫開渠築堰者亦無非因勢利導鮮有  
出禹王之範圍者朔地高亢無涓滴可以灌田而崇

山四遶雨後奔流在在而有乃小北岔口一帶西山  
雄峙尤僧壘高聳水勢乘雨而來若匡廬之瀑布而  
黃河之建瓴也若不設為隄防則奔潰四出遠近諸  
田不蒙其利而近城廬舍反有衝突之虞從來久矣  
粵稽此山以東朔城以西地皆沙磧苦狂飈每隨  
風颺起不宜禾而惟雨後山水到處則膠泥隨湧土  
脉融潤能使風伯不災而播種無患昔人有見及此  
者於各要害處築隄以殺其勢而濬渠以導其流民  
頗賴之不意歲久圯壞山水之西來者遂致有其害  
而無其利識者慨焉今土之庚午直指胡公持斧雲  
中加意民艱訪求與革孽孽不倦嗣刺史翁君應祥  
為條上利弊中及水利一款公報可而於時大中丞  
張公視民如傷饑溺由己猶公也翁君亦援前議為  
請而張公報可一如胡公在直指則立捐贖銀三十  
餘金在中丞則亟貸贖米二十餘石刻日鳩工而兵  
使者參藩王公又力程督其間於是畚鍤具與庶民  
趨事不幾何時遂告成事矣計經始於二月之二十  
有六日畢工於四月之十五日凡費七十餘金皆取

之平臺公帑民貧無與焉而拮据任勞則刺史與幕僚張君寶董啟事中間為拒水及分水壩者以十數若石庄窩四里渠則阻水東北而行若高家庄寺之庄并全道則分南北而行水若化家庄村東拋荒地則又引水各分而他如石夾處古城口俱設有護城壩又開濬小渠二百餘丈以隨其高下曲折導行使挹彼注茲歸於溝洫而復疏其出口俾總匯於朔城之內壩堰若珠連若星散驟觀之茫茫無可指按而其間布置之委曲與夫吐納之中窾各各自在是役也移檄於山靈微惠於河伯乞靈於雨師風雨驟至潦水徐來沾潤九里如機械之失巧也汪洋千頃覺桔槔之固功也而又狂雨之後民舍鄰闌安堵無恙始固不驚於非常之原而後遂得臻於晏如之效也事竣而刺史請余請紀其事予惟談水利者率皆治水於水而茲獨治水於山凡山水之所營而必歸者一一收為猷畝之用而山水之所營而必潰者一一盡其疏洩之宜纔自今一方之獲有水利而免厥水

患者伊誰之力歟且綉衣使者以一載為小期或傳舍其官而中丞公統轄軍民於職掌甚夥間有所不暇至於監司者亦肩鴻任鉅於興修諸務猶細耳乃胡公凜凜簡書當奴插狂逞之際諸搜軍實剔奸蠹咸有埋輪攬轡之風而又以詰戎之報講究民生中丞公朝夕戎馬之是飭疆域之是問與夫一切徵發期會之芻午而加意吾民之利病常若不給下迨參藩相與左提右挈損上益下務為不刊之利以垂諸永久則俱無愧於奉天子命者而後世頌聲公之功有不與河洛同不朽者哉余辱胡公驥尾知之最深而三載沐浴於張公王公之澤亦最厚聊為序其本末勒諸貞珉昭示來者然特諸政事之一斑也中丞名宗衡別號石松東省之清原人直指名良機別號念麓豫章之南昌人參藩名珍別號渤生東萊之濰人三公以名進士起家星聚雲湖為一時盛際皆有大有造於吾土者也其諸有勞於茲役者例得皆列之碑陰

重修朔州南城樓記

天啟

知州

翁應祥

聞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易之訓也城郭溝池以  
為固乃有國之所謹也三雲僻在西偏肘腋京福  
連虜穴我國家置防設守以為重鎮凡崇墉雉堞  
莫朔州若也城各有樓以登觀瞻以資閱武而樓之  
高峻而巍煥者亦莫朔城若也朔城循馬跡而建置  
即古馬邑舊趾不知肇自何年而其改創東南一隅  
則自勝國以及我明始樓幾三百餘楹大都完好獨  
城南三楹以風雨侵剝棟折椽崩傾圯于崇禎二年  
之春二月因循二載兵憲竇公甫下車振飭諸務亟  
議脩舉孜孜不遑而一以款歲苦物力之不充再以  
解郡苦材木之難措蓋朔有興作必取給于樓煩之  
虎北山而山以蔽虜有青巖禁採木以故邇歲棟桷  
杞梓之用訕焉或曰朔雖乏材有前憲使仙公所儲  
文場之木可用也聞之公公首肯以為文武雖不畸  
重而時常用武則武備為急且文事可漸次圖也因

授意少府關中萬公謀之學博蕭君孫君子矜張生  
汝遷孫生杆等胥念切急公僉曰可蓋萬公實饒于  
經濟果于任事談言微中以致諸士子無不踴躍從  
者遂昇材鳩工卜日舉事委城守上谷許君董其役  
君有竹頭木屑之綜理又有戴星出入之勤勞余因  
得左右之經始于辛未之十月竣工于壬申之四月  
中多以寒洩撤工計先後不三月而此樓巍然舊規  
矣就中經費半出于憲臺及少府所措設為力雖艱  
為數頗省遠近觀者咸嘖嘖鉅工之不日成也既報  
竣公為色喜曰北門鎖鑰當在茲矣命余泐石以紀  
焉城樓之何年而興何年而圯何年之圯而復興數  
蓋前定之矣凡舉大事者宜謀于公宜斷于獨傲令  
辦無預儲之木工必不成即木備矣而牽于繁舍之  
議狃於姑待之說工亦不成當此國家多事外虞插  
內虞寇而茲城之樓閣不備茲樓之規制不完其何  
以壯干楨而資扞禦且當茲城南面猶之元首之冠  
冕也而可忽諸所幸竇公主持于上萬公協贊于中



余暨守府及諸執事宜管于下而更有好義之諸士  
子子來之軍若民生使地廢復興于城有頤屹然為  
國家金湯之固為千萬年不拔之基區區插廣流愁  
何慮哉余所謂不特氣數而蓋有人事者此也實公  
提衛文武經之緯之凡三借寇于雲中勲業爛然今  
邊陲宴如四郊無壘公之再造雲朔不可勝紀茲樓  
特一珉耳夫樓之見于記載者多矣齊雲落星無裨  
疆圉并幹麗譙徒供遊覽而况岳陽黃岡僅僅以一  
文爭勝者孰與茲樓之保障三雲增雄重鎮更始與  
創造同功內安與外攘兩利而公之名與樓而俱不  
朽也耶余故不辭不文而書之公蜀之安岳人名可  
進而辰進士少府萬代新與不佞知州事翁應祥暨  
城守許應詔衛掌印郭都管屯吳改學博蕭廷薦孫  
守禮衛幕王本州幕李光廷管工官熊乾楊進學例  
得備  
書

重修城隍廟碑記

天啟年

知州

翁應祥

自都會以及郡邑必有城隍祠諸長吏始至類先齋  
戒肅謁而後受厥事且矢之以文詞薦之以牲醴朔  
望必朝于其祠而復春秋有祭主厲有祭水旱疫  
有禱一切行事有可以欺氓隸而不可以欺神明者  
郡邑之事神若斯其重也朔城隍遡封于洪武之二  
年煌煌制書勒諸貞珉所從來矣廟貌向極崇隆不  
知幾經脩葺近代可考者則一脩于世廟之十二年  
再修于二十一年俱載在碑石又歷歲幾河而迄于  
今則向之輪奐者寔以傾圮丹堊者寔以剝落矣余  
一日謁神偶感兩棹楔之黥然無色也爰斥俸入新  
之而嗣有孝廉孫君榮主重修之議為文倡導于是  
郡之賢士大夫以逮宗藩士庶趨赴如響不半載告  
成矣事竣之日入其門而堂無異如也登其堂而精  
彩煥如也履其庭而其靈肅如也祠廟一新神儼陟  
降象僉快此舉謂余宜有言以紀歲月而余何言哉  
余惟天子為百神之主聖人以神道設教凡王言所  
勅神必受命我太祖高皇帝之制詞不云乎曰朔州  
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夫聰明則萬固不燭正直

則一不可知但觀于民心即其神也朔之民信神而  
好鬼凡有冤抑有不遂輸服于郡庭而願失誓于  
祠者夫非以神之神明有不可欺不可枉而然點攝  
持于冥漢之表如制書所稱者耶如英朝十四年碑  
文所載商民趙貴一事抑何彰明較著也且夫幽明  
一理隱顯一道余奉命治明諸化青天白日為民撫  
摩力所得為無愛膚髮其所不能得之當事者必苦  
心籌之積誠動之期于得當而後已夫神之理幽亦  
猶是矣神雖受命于天帝稟成于百神諸所難斡旋  
處豈無有挽回造化為一方請命者余莅事五載雨  
暘之不時虜寇之數警亦既不愜于眾心謂天地有  
憾而究竟凶荒之後繼以豐登烽火之餘終成安靖  
未必非神之潛移默然奪輔余不逮以大造此朔民也  
邇神之封靈祐侯詔本曰靈則隨感而通祐則錫善  
以福是即聰明正直之說也嗚呼神之福茲土久矣  
于高皇帝之勅旨有纖毫不奉若者耶宜我郡邑吏  
之始至必謁朔望有朝而尸而祝之社而稷之無少

厥教也是舉也經始于崇禎庚午三月二十五日落  
成于九月初九日凡費錢若干婚主之有不佞應祥  
倡之者孫君柏協脩者先郡幕張君應祥今李君光  
廷而董其事者則道正劉守貴善人孟琦周嘉元張  
吉徵鄒保徐定都南斗炳也例得  
備書其諸助義者別識之碑陰

朔州衛題名碑記

崇禎

給事

申嘉言

洪洞人

崇禎十五年掌衛符者柳君諱毓榮字含金韶年英  
爽聲籍甚也予捧冊封命過朔二三父老眾鄉保人  
等謁郵亭而祈予言為柳君頌德褒政碑以誌永戴  
予曰此千秋大業光前裕後不朽盛事柳君何道而  
得眾心傾注哉成憐前日吾儕小人何知響應惟其  
心之不能忘者是先是司篆者率苦地瘠民罷差繁  
賦重圯池已久振刷為難甚者蓋蓋不勤斂散乖方  
政無統紀人心渙散我柳衛主望高爵重秉志清潔  
立官之大根本已端雖年未強仕籌畫料理宿練世  
故者却而走也且徵收不染徽斷有條捐修樓櫓查

及應生車不派衛翼有禁實心實政為君為民  
日可久鬼神可質者道府褒嘉既臺獎薦充塞劍續  
縉紳文學製錦稱賀麗藻盈細吾儕小人伏在宇下  
庇怙恃而沐生成頌戴有心親炙無地勞不能登堂  
獻醜怨天使忘言九鼎為我思主銘石俾子若孫永  
頌慕無窮也予擊節懽忭曰政以德成即學古入官  
者猶難柳君以闕閔後青年建樹若此誠簪纓冠領  
不但為雲中司篆者式直可文武為憲矣方欲搦管  
贊揚其美君走伴持竿請曰椎魯弱弁何敢當大夫  
雲漢之章且垂金勒石曰頌德曰褒政涼薄之躬似  
涉踰溢祈擲錦語賜額題名俾同事者共沐崇嘉且  
令後之司篆者競勵新圖鼓舞治化寧第淺狃之薰  
佩哉予益重柳君之謙光分美也緬憶予家修時公  
椿庭大人分鎮利代總協老營為四朝名將是父是  
子後先濟美赤幟家聲可計日俟者尤奇者麟趾垂  
髻挽韉躍駮上臺艷羨嘖嘖汗血駒君弟鼓儻膠  
序真文武世家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民不能忘予  
亦中心蔽之謨之者本省洪洞人申嘉言今承乏兵

垣矣請之者鄉耆  
李增等例得併書

把總夏紀死難建祠碑記

崇正  
年

分守  
道  
許九臯

夫人寄形霄壤直蟬蛸耳而氣能塞兩間名能垂不  
朽則莫忠義若也史不云乎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唐  
人有言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予三復  
之未嘗不掩卷太息也嗟乎丈夫七尺軀印百年易  
盡乃有平居自負干城而間烽股慄直愧死無地者  
曷如屍覆馬革血污塞草凜凜生氣直寒氈裘之膽  
壯鐵甲之色乎我國家定鼎幽燕倚雲朔為右臂逼  
隣虜穴所係綦重且其人俠烈性成則慷慨忠義之  
士良亦不少自歛就而四封晏如久不知兵賊夷間  
一闌入束手莫敢誰何曾未聞有身先士卒以捍禦  
之者故虜騎往往長驅盤桓相載而颺則是封疆  
為瓦注也然頤頤食息雖生猶死視慷慨激烈雖死

備主者天淵懸矣乎才也謂第生平惟忠義自命  
泣茲土即以忠義慘倦為同丹者勛入春來插首  
賞不遂蕭薩萬虜虜各二騎從迎恩堡直薄平魯  
外維特守操所部合之不滿五百人使稍一腋縮則  
人心皇皇當日孤城不議作何景象守戎馬化蛟與  
張堯臣薛興國張文翼王體仁等數然馳赴與虜遇  
鏖戰逾時萬虜畢集圍之數重把總夏君紀奮臂一  
呼眾氣百倍遂乘勢衝突而前直貫其隊奪萬矢如  
擲加竟死於難千總張文翼策騎疾援虜鎗幾中遂  
滾鞍下捨遺矢射之恍若神助化蛟等更盡瘡血戰  
勇遂披靡而遁是役也以五百不滿之數抗方張萬  
餘之虜能創之使旋入旋出厥績亦偉矣哉維特馬  
君傷甚猶以一息之餘痛夏獨死王事暨士卒之就  
義者對予泣數行下愿捐貲立碑俾忠義之名不朽  
予叨封疆之寄覩死封疆者實深痛悼寧忍其湮沒  
不傳則貞珉之請烏容以不文辭天臣子一命致身  
矧任巖疆捍強虜此豈偷生之日惜死之時乎然非  
忠肝義膽真足以貫金石泣鬼神則談虎色變焉能

先登陷陣視死如飴也耶身騎箕尾氣作山河生寥  
廓盡沒被虜魂以永衛我封疆誰謂夏君之死竟冥  
冥也哉凡借夏君而沒者均為忠臣均為義士俠骨  
之香爭光日月以較夫老死歸下與草木同腐者何  
如哉夫生者若以死者為怯而死者若以生者為倖  
要以戮力封疆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生  
與死者皆人傑也共事封疆者試寓目焉當勃勃自奮  
矣夏君諱紀係平魯衛三司把總朔州人至軍丁死  
難如某某等皆得  
附驥併垂不朽

### 段公去思碑記

崇禎年

副榜 劉肇撰 郡人

仕宦而澤在生民功施社稷大者則紀之國書壽之  
史氏詳列其政事俾後之人有所勸且有所法而其  
人之勲業因得以垂於無窮至於口有碑心有銘不  
得載在國書聚族而謀諸石此則遇不遇之所為也  
其所以昭示來茲華人耳目與國史並朔之郡石古  
林胡之臂蹂躪首及之地且土滿人樸其先虜寇交

註飛燕於林木之巢，數鴻集中澤之嘆，哀草豐於石田，象悍飛而兼併，敵稅株及百姓，昂然喪樂生之心。郡大夫段公甫下車感然曰：朝廷以民牧付吾，而隸中之蕭條若是，父母之任謂何？於是請于上，臺涖流亡之戶，清不毛之原，蠲闢荒之租，具無籽者，給以補。又以運者，郊壘幾掠，時疫再行，濕濕之耳，耗其十九。三農負耒而嘆，乃貸郡之股室為之，買牛其貧者，家給而人予之，抑驕悍扶良善，於是荒蕪之土盡，墾失業之民盡，復而生聚倍焉。富教之後，百廢俱興，大夫見鍾樓之圯，語士民曰：樓之設，其來舊矣，乃地靈之闕也。蓋古者卜邑，天子頒異物為一方之鎮，是樓之設，或一方之鎮，歟？烏可任其圯而不修爰是，費取諸贖，緝工殫乎四民，不決旬而告竣。公方意興除之大者，次第舉行，未幾而報罷，百姓如失慈母，相率詣闕下，俯寇不得請，乃泣而言曰：公之製錦，無虧可補，周家之衮，烹鮮弗擾，應調商鼎之梅，方將紀之國史，以垂無窮，乃一方猶不能受，召杜之庇，焉真不過於時之所為乎？不如借峴山之石為棠下之思，俾公之心。

與績得以垂諸不朽云爾。於是敦匠氏以礪石而紀其大畧，令至於官者，奉於百姓之心而已矣。公關右人，光顯其名。

國朝

重修廟學碑記

順治年

學正

趙昌期

國家興賢造士，首重澤宮，非惟藏息有地，絃誦有時，且制為釋菜釋奠之禮，俾知尊師敬業，則凡豆登鼎俎之陳，獻享裸將之節，器也而道存焉，朔經屠殲垂十稔，廟學圯而禮制止，識者傷之，丙申春，郡大夫侯公奉簡書來莅茲土，深懼禮教不彰，人才散佚，慨然以興復為己任，蓋公積學大儒，夙嫻典禮，如所纂丁祭考一書，權訂精確，久頒布雍梁間，至是欲式而行之，念幹止未寧，難與集事，越再歲丁酉秋，政通人和，盈寧有慶，遂白於直指俞公鳩工庀材，剋期興作，既新聖廟爰及啟聖兩廡，諸祠傾頽者，補葺之，墮

濟者有置之先賢先儒之序列依規制設位分壇  
賢名宦之缺遺搜殘志考爵核行豆邊掌鼎之器  
章虎厨之所無不井然畢備官不費一錢私不役一  
人皆公匠心區畫工完而衆不勞迨戊戌春展厥祀  
執事有恪遜豆有踐駿奔雖肅諸士歎興以為思業  
泮水不圖復覩禮樂之修明也時子衿輩請鐫石以  
昭來許就予問序焉予曰二三子有感於興詩定禮  
效頌奚斯固其宜也然亦知公之意在以禮教而多  
士當以禮學乎嘗憶吾夫子以俎豆答問陳其後百  
餘年魯之諸生猶以歲時冒禮於其家則禮豈持儀  
文度數之末而已哉夫聖學以主敬為宗而禮以教  
敬語曰敬德之興也然敬孰大於祭爾多士誠入廟  
思敬不以燕辟佚志將見在上在翁之惕即是德崇  
業廣之修處為秉禮之士出為盡禮之臣上以襄朝  
廷禮讓之治下以成閭閻禮義之俗其於  
公修廟學崇祀典之盛心庶無負也哉

重修關帝廟碑記

康熙年

趙昌期

州治之東有闡聖帝君廟焉蓋為士人祈報由辟之  
所歲久傾頽大失厥初乙巳春郡侯辛公奉

命來

守是邦展謁周視惻然思所以更新之者時民勤於  
食難與慮事公矢志蠲修私不役一人公不費一錢

悉出已貲鳩工庀材剏興作凡殿閣廊廡重門畫  
壁舉皆舍舊圖新又建獻殿三楹齋房三間經始於

乙巳之夏落成於丙午之秋金碧璀璨巍然煥然名  
為補修功同創建朔之人士感侯之盡力於神而懼

無以詔將來請動貞珉用垂永久余因而有懷於侯  
之德之政焉夫以關帝之聖德神功普天率土靡

不欽崇而敬事之邇其遺蹟大都在襄漢河朔間迺  
侯之敷政亦由豫歷楚而暨三雲且張君之頌何武

之思隨地皆然既有以追躡前修况其光明俊偉如  
喬岳太山不庶幾封庫還金之模楷歟豈弟以宜人端

潭秋水不庶幾封庫還金之模楷歟豈弟以宜人端  
謹以化俗百廢具興殘疆鞏固又侶效法於保障荆

襄綏靖江漢而得之者是侯之德政可以仰質於神  
則神之憑依自有以默相乎侯精氣感孚提於影響

彼棟宇建我丹青炳耀人知侯之昭格者既其文而不知先已既其實矣凡湖之人食侯之德戴侯之功瞻廟狎之奕奕其等之周衣召棠可乎哉侯諱良器字彛章三韓之恩進士也

創建文昌祠暨立社學碑記

康熙

趙昌期

康熙四年彛章辛公以卓異擢守鄴陽郡越明年三務成功百度修舉遂相郡城中央舊署之址建廟以祀梓潼帝君之神焉先是署為邊司馬按部駐節之所殿位面陽殿土燥剛據形家言以為得地之利而郡之民物殷繁科名鵲起於雲鎮稱最經殘毀後問井蕭條人文衰歇議者疑為地不效靈之故僉欲修築補造而盈庭棄舍鮮克舉之惟公深心卓識為地方圖利益為民生迪吉康毅然作廟工成不日其祀以梓潼之神者蓋以靈爽於昭原不埒於二氏之科觀其成象於在天之文則奠位敬垣貫三台而提衡六將既斟酌元運以福我蒸民即其顯化於歷代之際而芳箴寶訓無非祖仁義而崇獎忠廉更羽

翼六經而啟佑後學故特尊之廟食表於通衢披入廟而瞻仰者覩棟宇之壯麗丹堊之輝煌如在如臨有不足以及迓天庥而延地脈者乎昔范文正公守姑蘇卜宅孔佳宜世為卿相公曰一家貴何如一郡貴乃翰為姑蘇廟學基斯仁人公普之心也公此舉其殆心文正之心者歟且里塾久缺養正無基公復於廟之西廂設立社學延師訓迪館穀之需悉取給焉則公之化民善俗又直與昌黎伯淳媿美千秋甚哉公之大造於湖而湖人之食德於公者長孫子歷曾元而未艾也於時羣情踴躍咸請最其顛末以志不朽乃大書而刻諸石

重修城隍廟碑記

康熙

池州府

鮮元才

郡人進士

今夫有形體可見聞者為人視不見聽不聞體物不可遺者為神有生而理至氣靈為神者有修至德感入神者有人而神者其神顯主陽陽則顯司衮鉞有神而神者其神微主陰陰則幽有彰輝聖人調燮陰

陽禮神周至於君親尊長外將管宮室先建宗廟社稷如城隍司國土凡建國即有神理陰並理陽有統司專司廟郡之神在昔初封靈祐候其廟與建郡同始歷代刺史郡侯土人相繼修理厥廟偉矣我皇清已丑歲苦罹兵燹又兼風雨剝落延至甲寅幸際三韓張公來莅是郡以世譜仁善更為英華賢胄百廢具興凡瞻視廟宇即動敬禮善念無不蠲俸助工至城隍廟通視前後左右內外及諸神像並各殿宇廊廡損壞已極發願修理隨捐清俸並隨任眷屬亦信心喜舍會同郡庠殷生瑾牛生奇雄蔚生因宗共董其事復募化郡眾攢積襄事工起於康熙十三年之孟夏告竣於十五年之季夏有全改建者有半更易者有扶掖嚴正者有補葺苦蓋者金碧丹雘煥然一新可以安神靈可以嚴瞻禮而郡侯張公事神理郡之德之功及郡人董事之名之實均與廟永遠無疆矣是為記

重修鐘樓碑記

康熙年

學正 楊弘祖

間之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威弗繼明乎再造者之與創造者同功也明乎再造者之更難於創造也何也事因時而義起前之未為者不得不為後之所有為時也勢也物有久而不弊昔之有事者不可為今之所無事亦時也勢也此天下事有初者靡不羨有終善作者所以美善成與而無常主之公所為尤甚朔郡乘載廣福鐘聲由來尚矣記曰按八卦以為爐效五行以成象蓋聲音之道為理至微為用至廣陳祥道云十二辰之鐘以應十二月之律夫古人悟天造之精微固慎持其氣之所感乖沴可不作休徵可立召使天下民物相安於晨夕作息之自然為之崇其臺榭望氛禳察災祥節勞佚是鐘之係於郡治者重而臺榭之係於鐘者亦重宗歲月積久漸至頽圯州守張公興午以三韓世奉簡命來莅茲土敬身修德惟本其切於民者變理而奉若念五正命於高辛六府列於伯禹宣八風調四氣順天地自然之序以定民志而成歲功則鐘之為用非淺渺也書曰政在養民金木水火土穀惟修是也捐



贊鳩工不費民間一粒錢鼓勇勝而衆工已畢矣  
所謂有為若無為有事若無事不至以天地之力  
淪沒於風雨之飄搖而羣飛鳥革儼然為巖邑一巨  
觀則今日再造之績不與創造之績同銘於鐘鼎哉  
將見上以感天地之氣下以召民物之和內以通性  
情之理外以宣政治之隆乖沴固聞休徵協應因時  
審勢而革弊利民之端悉於此舉寓之矣落成紳衿  
鄉民公請錫石以昭不朽私愧乏工師匠斲之能廁  
蟾宣導雅化之盛庶幾聞聲慕義矢敬矢勤以被服  
於履中蹈和之治云其時之督工賢勞者佐理之聽  
官薛宗孔也能使下以仁常欲緩而不迫而下之奉  
上以義故克敏而有功其時之左右而謀畫者生員  
王受節李騰鰲郭光命鮮詩李滋咸  
能公爾忘私以襄義舉也例得備書

重建朔州文昌廟碑記

康熙年

朔州冀靖遠曲周人  
知州進士

文昌帝君者非他神之靈應可同日而語焉者也其  
列於天則上將次將之宿也其福於人則司祿司命  
之主也唯以位躋薇垣氣應南離光昭宇宙而文明  
彰焉故其神號為文昌也夫其秉金簡司玉衡職專

聖天

子得人之雅化而騰蛟起鳳之材繡虎雕龍之彥咸

得主持而默佑之其功豈在宣聖下哉顧神之福

於人者如此人之報乎神者宜何如耶余以己且歲

承乏茲土抵任之初蒞謁廟統既寢且陋心竊愀然

故進紳衿諸君子而語之曰吾儕躬列儒林原不可

以媚神為邀福計亦不敢狹小前人之制度但以

帝君之於吾儒也功名錫之福祿綏之屬在士人疇  
非子弟何不念持甲之從來為子孫之餘地乎即今  
朔郡才雋聯鑣人文蔚起孰能自外於神化之鈞陶  
而致令湫隘寬臺莫增彩筆之輝鳥鼠風雨徒減瑤  
章之色故知地狹則靈爽難棲祠荒則神明弗佑也  
鄙意量捐薄俸爰增廓式願得同心者而共事焉語  
未竟遂羣起而應之曰是舉也不獨告虔於神聖抑

且有造于士林去士林之所重惟文即以公之教文者論帝君固文章之祖也司牧又哲匠之宗也今欲舉廟制之狹者而廣之豈不欲擴淺近為宏深卑者而崇之豈不欲沈闡汶為高朗而且使撲者華之故者新之豈不欲易鄙陋為雍雅化陳腐為神奇乎由茲而雲漢天章之表獲睹搖芳拔藻之奇丹楹畫棟之間如見霞蔚雲蒸之盛不皆於建祠之一擊實之乎敢不敬承命維時鳩工庀材者悉屬之碩彥名流即善施樂助者亦連夫行商坐賈與工三載厥績用成豈曰具闕珠宮彤階紺陛然而規模闕殿宇壯麗庶幾几天開化之精英固時怨悵矣乎抑聞之地靈者則人必傑今而後朔之人其有躬膺神庥而聯翩桂籍者當未艾也然此近於邀福之說余所不敢道獨計余與諸君聚首經營朝夕拮据閱歷幾年而畢茲務苟無文以誌之則盛舉之湮沒不傳者不甚可慨哉故畧述始末以告後云

重修朔州文廟碑記

康熙

朔州

莊清度

武進人進士

丁酉秋余奉

命來

是邦

謁

文廟

見

聖殿

規模

舊制

鄰於

卑隘

又以

歷年久遠風雨相侵楹柱皆欹側而東至門墻亦庶多有傾圮者考諸乘誌蓋前洪武年間建也自明以迄我

朝

逾

加修

葺然

不過

一施

丹堊

之功

其不能

久而

弗壞者

勢固然也且見夫州之中凡琳宮梵宇皆私殿壯麗煥乎可觀惟我先聖憑依之所不足以崇典禮而肅

瞻拜所為當務之急不在此歟年來因軍需孔亟無暇鳩工飭材為土木計今秋值余誕辰朔之紳士軍

民進萬民衣以為余壽且捐貲者眾加以多儀余堅却之州人不可不得已受衣而其他幣帛器用之物

固余硜硜之性未能舍己而從眾也州人以難以給散力請再四聚於堂土不去無已納諸官庫余竊思

之修舉廢墜是誠守土者之責也矧瞻彼宮墻而忍聽其頽壞乎爰出向所存貯庫中者以興修學之舉

而朔之紳士人等亦遂欣然許我矣第恐經營難重工大費繁事同築舍其庶幾各隨願力以共襄鉅典

功使美輪美奐聖宇重新則不特吾黨之文章事業  
由此而共凡我同志他年之富貴功名俱從此出於  
以翊昭代文明  
之運豈不盛歟

重修魯班廟碑記

康熙年

板貢

蔚

均 郡人

嘗聞五材以備用也然利器尚象利天下供家國必  
資人官物由匠藝由來尚矣顧匠不一人藝人人殊  
雖金石土木蓋華羽毛服食器用之屬各有專家而  
祖師則一可忘本哉朔州北壘城舊有祖師魯公輪  
諸祠祠其西有真武廟不知創始何年自順治六年  
兵燹之後無恒主者風雨傾圮神象頽壞令人有每  
苔之嘆焉歲戊辰梓人李應舉石工李貴等因饗祀  
瞻拜愴然與嗟遂同心協力以圖增修於是遍糾羣  
藝竭資効力踴躍趨事復募紳士商民羣然善舍共  
襄厥舉未幾而廟貌維新金碧莊嚴足以揭虔而妥  
靈矣又以廟門狹小不堪瞻仰更高大之且於門南  
創建樂樓三間頗為弘敞工既竣諸匠作請予言以

勒石余聞之記曰石其舉之莫敢廢也此廟世遠人  
湮莫知舉主雨漏霜侵幾為廢址而梓人李應舉等  
慨然發水木之思竭誠致力增新易壞使無恒主之  
祠不至傾侈眾工之力蓋亦有足多焉噫嘻匠此誠  
不忘本哉然天下之不可忘本  
者又寧獨藝人為然哉是為記

重修元帝行宮碑記

康熙年

陽高縣 蘇之芬 郡人  
教諭

朔之城北舊有元帝行宮不知創始何年其巍煥壯  
麗蓋北來一鉅觀也明時機槍不掃殘掠生民守城  
者遠望城北雲霧中騰騰殺氣若有數萬甲兵未幾  
虜果驚駭而退至今朱殷尚存非帝靈之顯赫為之  
與今夫元帝之神取象於水正位乎坎在天懸象為  
七星與金木水火土共為五帝轉運造化而護宇宙  
無所不在人能立廟以祀必聚靈焉禦大災捍大患  
以呵禁不祥亦理之常無是怪者顧朔之有廟殿宇

傾圮世遠年深鳥鼠攸棲昔年魏煥壯麗之觀竟為  
敗瓦頽垣之地郡人士目擊心惻思踵前修顧以工  
大費繁營治維艱則亦付之每苦一嘆而已歲甲午  
春有董懷德者捐貲百金慨然以重修為己任謀於  
郡之縉紳長者共襄其事一時羣然喜舍鳩工庀材  
棟棟之壞者以新垣墉之圯者以築又造兩齋宇各  
三楹金碧輝煌燦然改觀於是敗瓦頽垣為人所大  
息者依然魏煥壯麗肅人瞻視矣工既竣將勒諸石  
而請記於余余既嘉懷德之修廢舉隆有古善士風  
而又因之有感矣當廟之始建也因吾郡全盛時也  
迨夫兵燹告警居民鮮少室廬蕭條而神廟亦聽其  
圯廢於荒烟斷梗之間數十年來始踵而修之廟貌  
復新規制式廓此又吾郡之由衰而盛時也昔人謂  
名園之修廢為洛陽之盛衰所由係也過此以往郡之人荷  
修廢為吾郡之盛衰所由係也過此以往郡之人荷  
帝之麻敬帝之聰明威而疆域寧謐風俗淳厚使  
此地有盛而無哀焉  
亦未可知也是為記

### 重修井樓碑記

康熙

廩生 蔚

埏 郡人

自有天地即有水火木金土之五行具焉而五行之  
運要莫不根極於水故麗水可以生金漢水可以滋  
木合之火而成既濟之象配乎土而揚聖德之輝生  
於一變而成於六化有由來也矧凡民飲食之需又  
有非此不生活者乎第江漢河瀆在 皆水而靜深  
有本者必歸諸井夫井之為義昭昭也天有井信可  
以辨分野地有井區可以正經界人有井德可以處  
憂患義皇設卦商周設田孔子繫易亦曰井德之地  
也曰井居其所而遷曰井以辨義取類雖奢大約以  
養而不窮者為斷湖之城東西北面皆有井而崎嶇  
一區稱甘泉焉其開鑿不知始于何代而修廢補缺  
代有其人以故寒泉可食也不為射鮒之谷勿幕可  
收也不為元禽之囿住來井井並受其福庸有既乎  
無何而泥塗壅于下函蓋敞于上用汲者苦之郡人  
柴梓等顧而嘆曰井泥不食可以斃矣亭蓋敞損河  
無修乎于是單心募化苦志經營得坎疏蒙陰以新

亭而所種甘泉者始無訖至未緒之嘆事雖補修而利賴之貽直可與淵泉而俱深矣爰撮其顛末而誌諸石

建酒仙廟碑記

康熙年

蔚奎 郡人

蓋聞儀狄作酒神禹疏之其為萬世慮至深遠也然太羹元酒始自上古迨中古作酒醪作秫酒本二氣以成形資五行而化生合歡成禮以介眉壽殿利蓋亦普云夫創始者為聖為祖建廟立祠凡以崇德報功不忘本也郡庠生周公桓傑太谷商人程君照爰有建祠崇祀之義市酒者百餘家備聞此語不覺心醉咸願施貲財襄盛事因卜地於龍泉寺南創立大殿三間正中貌儀狄杜康像左劉白墮右焦草像兩列侍者六像廟院北廚房二間大門西築樓一座區畫井井有條不數月而棟宇巍峩金碧輝煌告成功矣自立廟之後又特命梨園子弟見身說法使觀者聽者若從醉夢中一捧喝醒其殆晨鐘一擊發人猛

省歟時眾議以事屬創始宜立碑以誌不忘而求余為文以記不憚無三杯草聖之技乏一斗百篇之才其何能為文然不敢以不文辭也乃叙其始末而鐫之石云

唐鄂國公尉遲忠武碑記

雍正年

汪嗣聖

聞之先輩云山東宰相山西將論者疑之余嘗攷之傳志而知非臆說也三晉中以名將而稱名臣為天下古今所健羨兒童走卒所豎傳漢唐以來衛霍裴晉公而外厥惟公與武安王關公為稱首吾嘗取兩公之行事載之正史錄於裨乘與夫流談於閭巷之口者一細論之而覺不大懸殊也武安剛健而中正公則質直而果毅性情不相遠也武安軼羣絕倫氣蓋一世公則熊腰虎臂力敵萬夫雄武不相遠也武安豹隱之年微行而誅姦惡公於蠅蟲之日旅宿而除邪魔其剛正之氣見於素行者類然武安尊炎

劉之正統事昭烈於稠人廣衆之中公辨李唐之真人歸太宗於羣雄角逐之際其智識之明見於熾者類然武安許田之役即欲除鬼域之漢賊公於中州之往乃能縛鷓鴣張之國威其義俠何弗同武安乃心王室能力絕大帝之和親公既歸枕秦府又能拒建成之誘脅其忠貞又何弗同元德冀州之奔武安保聚下邳魏遣張遼來邀必堅孟德以三事之約以明己志武周崔鼠之敗公困守介休唐遣公瑾說降必欲終定陽之喪以盡臣禮其志節既與相符武安之羈旅窮途也孟德醜遣以示惠而乃封金見志老曠館隘以伺隙而乃秉燭別嫌公之歸命真主也元吉捆載而申敬公則堅壁以絕念太宗賜婚而垂愛公則固辭以鳴高其狷介亦未稍異武安北拒曹魏東蹂孫吳洵為後漢之長城公則近殪夏鄭遠殲漢梁實屬興唐之虎臣其功烈之昭著不相上下武安坐鎮荆楚魏武欲遷都以避銳公之都督鄆州西戎悉帖服以來臣其聲靈之震疊詎可低昂凡此大而網常之所在細而節目之所存吾為銖稱而寸較之

兩公之勲名道德其可以軒輊乎哉而或者不能無疑焉謂武安之委身漢室也實殫忠誠公之改事二姓也不無慚德且武安留心於問學故嘗廣大而光明公之專尚夫武勇不無鹵莽而滅裂此公之所以不逮夫武安歟嗟乎隋唐大業之季羣雄鵠起多奸豕突僭尊號者十有八擁大眾者六十四珉玉相滿龍蛇莫辨一時豪傑蠅營鶯趨朝秦暮楚者不可勝計公以遐荒窮士風雲未際泥塗尚溷始雖借徑於庸主不過相遇以衆人而乃能建奇功樹偉績不決旬而輒下關南十有餘城其酬主知不已足乎迄定陽之敗也而公且為之收遺骸具棺殮葬祭成禮欲以身殉及至唐儉敦勸不已秦王備禮相招而公猶必要約三章服喪七日然後往見唐主其忠梗之所在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是豈世之狗喪狐媚忘君事仇者所可同日語哉當元武蹠血之變坐二府者萬餘人太宗欲盡沒入之公乃諫曰夫為惡者二人也業已殲厥渠魁可以已矣若復枝牽蔓引則無辜者受害且非自安之道也於是太宗乃悉賞其死是公

之一言全活多矣豈由莽滅裂之人所能見及耶貞  
觀之季公明哲保身謝絕賓客修飾觀沼奏清商之  
曲祖雲母之粉學養生術為方外游放懷林水以天  
年終論者謂公之學術乃在衛公貞武諸人上斯又  
豈不學無術之人所能彷彿萬一者乎是其勲名道  
德洵足以措模天下節表人倫所當與武安王並垂  
不朽者也豈祇應尸祝於一鄉一邑之間而與鄉先  
生沒而祀於社者比哉余每讀史雅慕公之為人雅  
正三年秋來牧茲土實為公梓里亟過金龍池一拜  
公像復私念鄩陽之地為公劍履往來故墟倘公英  
靈一日肅儀擁從來遊其中而風車雲馬無一駐節  
所可乎於是捐俸命諸生馬存一等鳩工庀材考室  
以祀時以吏事執掌僅置木主今歲春仲諸生鮮民  
愠等深知余意乃屬為疏引倡助以肖公像像成乃  
割牲以奠之因為之記夫天下叢祠野寺雜出於山  
巖水涯者多矣世之人刑羊豕釀酒焚土簫田鼓歲  
事鬼不休而於先賢名臣未聞庇一楹薦一庖者鄉  
氓不足責責在守土吏與其地之士夫耳後之君子

苟有慕公風節者更於此踵事而式廓  
之是則余之願也夫是則余之願也夫

座嬰骸碑記

雍正

汪嗣聖

嘗思父母之於子也其倫則本乎天其愛則出乎性  
雖有死生存亡之殊男女長幼之異而天性之至愛  
常固結於此心而不可渝古之聖人所以制為養生  
送死之禮設為吉凶葬祭之儀蓋無不一本乎天理  
之至而即乎人情之安合天下古今之人而不可易  
也崇朔地愚民習俗相沿每於嬰孩歿折無論男骸  
女骸悉舉而投之中野聽其暴露以供豺犬之餐以  
膏鳥鳶之啄其殘忍刻薄之行誠有不堪見聞者乃  
氓之蚩蚩倡為荒唐之語謂必如此拋棄則殤嬰得  
免乎罪戾試問孩抱中物有何知識齧齧之輩作何  
罪業而曰以免若罪言何妄也謂必如此殘毀即可  
以轉生人世又試問見在之軀骸尚忍令其暴棄莫  
測之亡魂何庸復為慮及說亦誕矣夫吾嘗讀檀弓  
矣周人以般人之棺槨華長殤以夏后之塋周葬中

不殤以有真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何不聞殤葬也  
干罪戾也吾又嘗讀冥祥記矣羊叔以再生而探  
家之壞向女以轉世而索前生之刀文薄以後身而  
取杏林之囊亦未闔必拋骸而得轉生也若輩亦何  
得以妄誕之談而飾此殘忍之行哉  
郡憲劉公目擊弊俗深為憫惻不惜婆心勸諭其言  
曰兜女生時為父母者祝其長成望其孝敬幸而有  
成養生送死承先啟後一本情誼何等敦篤不幸夭  
殤或由氣數不齊或由撫育失所於嬰兒何九一旦  
思斷義絕反面如仇其愛惡之情何其顛倒抑余嘗  
有言曰淑唯不棄為埋焉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死  
子之畜狗死於其封也猶子之以席今以屬毛雞裏  
之子朝夕懷抱之物曾不得比於犬馬思勤之謂何  
而忍心至此朔之紳士讀書明理自不同於流俗苟  
能取 郡憲與予二說為彼蚩蚩之輩提撕警覺家  
論戶曉彼雖顛愚能無憬然悟哉乃 郡憲與余既  
為勸諭且行禁戰又恐貧難下戶棺殮無具也則為  
之捐俸置匣以給之恐其瘞埋無所也又為之買地

作冢以贈之且恐其先後莫續久而廢弛也更為之  
倡募助資以繼之凡爾小民一有殤子直須一舉手  
之勞便可以去彼惡俗全爾天性則亦何憚而不為  
哉予故以片石誌之俾朔之民人遵而循之以成善  
俗且冀後之君子踵而行之以垂永久是則 郡憲  
與余所深望也嗚呼溺子不收舉國嘆滅明之不慈  
遺骸輒掩奕葉享世梁之深仁棄親生之血胤鄧氏  
貽無後之累瘞無主之枯骨周家開八百之曆人亦  
善其觀感而去取  
焉其可乎是為記

西井碑記 雍正

庠生 劉 煇 郡人

在昔陶唐氏之民鼓腹而歌日耕田而食即繼以鑿  
井而飲是井之鑿與田之耕其輕重緩急無以異也  
公劉遷幽之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是都邑之建  
必卜其井泉之便而後居之也井之為用大矣哉我  
州城內井雖多唯南井味甘東井味平淡餘皆苦澁  
不可食



國初人民鮮少俱汲於南轅之東固養而不窮焉厥後  
生遂漸繁兩井幾窮於養居東南者取攜尚足而西  
北則渴鮒莫甦惟時有王君名沛者於西街鑿井灌  
園得美泉焉味稍遜而差勝東凡西北居者咸汲之  
而恐其有德色也王君曰此勝國于川遺趾沛雖疏  
鑿有刀實官地寧敢私衆善其言聚而謀曰地雖官  
乎若甃井編工庀材費亦不啻當計直而償之議償  
所費十六金而以請於州尊汪公公曰可于是王  
氏受若直而西北居民往來井井取攜便視曩者  
爭餘瀝于東南兩井其所濟之多寡大小不侔矣衆  
謂宜勒石以垂永久而丐余為文以記因最其始末  
如此云

序記 序 引 紀畧

明

創修朔州志序 正德己巳年 知州 李邦直 山東曹州舉人

郡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讀史可以識一代理亂興  
亡之迹閱志則一郡之事繫可見矣弘治乙丑秋予  
承命守朔首詢志蓋將觀其沿革而為寬徵戶口登  
川之隘而為防虞之圖貢賦多寡而為寬徵戶口登  
耗而為撫來風俗純駁而正趨向人材而益培植學  
校祠宇官舍而益恢復僉曰郡運北輒遷易紛紛文  
獻不足也予慨然曰我朝百餘年來文運振於任古  
合天下而有一統志一省而有通志次而府而州而  
縣無不志之地也朔在漢為縣後魏為州唐復為郡  
宋改為府忠臣名將照耀簡冊矧今文事武備甲於  
西北有州無志守何為乎何為為守之急務乎僉曰  
兵繁賦重民力凋殘不遑是也甫三載予政暇賦足

通志所載之略而詳之釐卷為八分映為二一郡之事粗有可觀乃捐俸命匠以托諸梓噫昔李肇敘國史補云記事實示勸戒採風俗朔人聞此知其忠臣某朔人也為臣而勸忠孝子某朔人也為子而勸孝節婦某名光郡志矣為婦而知節科第某流芳千載矣為學而勸成風益其清不取傷也俗益其美不取敗也此志不特記事實昭然為一鄉勸戒之史顧不偉歟雖然求實迹於散亡償欠事於夙昔成曠典於一朝挂一漏萬之謂得免耶如其事事之首末詳盡而無遺珠之嘆卷卷之條目燦然而有貫珠之繹以俟後之君子此志非為後之邱陵川澤乎

### 補修朔州志序

嘉靖癸巳年

知州畢

鸞 陝西鳳翔人

鸞以菲才受命治州歷歲五載餘中奪於當道委者過半是故蠹多弗振也催徵獄訟之暇間一飭治預備一倉養濟一院十里二十里二舖社稷風雲雷雨山川郡厲三壇啓聖一祠敬一箴一亭文廟壇壝諸

祭器敝者新之無者創之節省民之財力者更置之若中所錄顧文廟學宮重事計費孔殷屢請於上乃今始得允俞工雖興未底於成適鸞考績尚有俟於後之君子是故蠹多弗振也夫蠹之來遠矣先乎鸞者鉅才碩望率多其人然而有待於鸞豈賢乎哉理數焉爾夫理極則通數窮則變不窮則變不宜不極則通不久變而宜則民安通而久則事行民安而事行治斯庶矣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敢以是為後乎鸞者告

### 重修朔州志序

萬曆戊申年

兵備道

張中鴻

山東滕縣人

余自丁酉備兵遼左比十一年所久苦兵事乃上書乞骸骨當事者難之而移之朔州均之邊吏謂此中虜久欵可幸日夕安枕也比至境第見氣寒土瘠財絀民逋雲霾蔽天風沙慘目四顧蕭索為之憮然且北逼強胡兵單餉匱又切切憂之乃進二三文武僚吏夙夜計所以繕城隍撫士民實卒伍儲糗糒嚴步

後完歸補以次舉行焉一日州大夫許君手書三卷  
謁余曰此州志也舊志殘闕失次懼後靡致因稍增  
潤幸公一言題之首簡俾後有所考鏡焉余受而披  
閱其目首星野山川則經緯之道備繼宗藩官職則  
親賢之誼明列田賦戶口風俗庶富教化之遺意也  
表學校選舉武備揆文奮武之遠猷也他若徵文獻  
則有名宦人物藝文稽建置考驗則有公署沿革災  
祥凡有關於郡者一一臚列亦既詳備精覈矣且子  
大夫亦知志之義乎夫志者記也所以記籍其州之  
所有以貽後人俾毋廢墜云爾譬之治家然家大人  
為子孫計長遠必籍其家之所有傳厥後倘有賢裔  
出按籍而稽其息耗增恢其未備勿墜家聲則惟是  
遺籍是賴今之志亦何異是昔沛公入關諸將爭取  
金帛而蕭何獨收秦圖書以故知天下阨塞戶口多  
寡彊弱之處朔雖一郡其阨塞戶口於志載焉因志  
而考古今之異酌通變之宜則斯志之修非安邊之  
左券乎余塞吏也居塞言塞嘉隆間雲中歲歲苦虜  
謀臣武吏持籌荷戈卒未得其要領一旦俺酋悔禍

如關乞款迨其子若孫三世受王印稱外藩垂四十  
年固敢有越志虞廷舜干之化於今再覩茲冀并千  
里攸弓卧鼓民安耕鑿與內地埒誠可謂功過百王  
治超萬古矣余因是有杞憂焉夫虜化為鳩讖者猶  
忌戎心巨測款安可長有如一且寒盟百姓久不見  
兵革士卒久不習戰鬪始倉皇起而圍之是猶中流  
遇風而塞漏舟也其能及乎所冀二三文武吏士戮  
力同心凡為桑土之謀衣衲之戒者蚤夜決策使操  
縱在我卒有變恒西雁北若泰山四維魏尚之勲業  
寧足多哉苟狃於目前謂諸酋受我羈縻無事張皇  
耳泄泄然而怠日墮功則豈惟有國之憂將余與二  
三文武士士之恥矣大夫再拜曰安不忘危思深哉  
請書之以儆有位且  
以儆後人余唯唯

朔州志序

萬曆戊申年

通判

郭如崧

山東高苑人

州守許君修朔志既竣屬予以序予不佞亦有事茲  
土者不獲辭嘗觀蔡元定氏謂中國岡脊皆自西北

而來朔為宇宙乾位之會山澤紫迴鴻濛沉茫多運  
蒙人若鄂公之義氣事李武功爛焉明興文教率新  
以文事起家者指不勝屈數而孝廟時登覽書至五  
六主名者厥土宜穀穀價低昂時為農病秋時接軫  
擊穀附近數十城堡皆不禁糴夫論賢豪則庸公卓  
行個儻可師非如他郡邑之纖巧尺牘姜茶文辭而  
物產饒粟則所謂食者民之天瑤琨金玉之產蔑如  
矣可志如此而要之不盡是也朔當南北之衝藩屏  
冀并而拱衛神京自古稱為要害是以旁空一擊聳  
壹奏功許公之慨然修此也倘亦有意乎陳牒舊蹤  
滄桑靡一更數十守皆遜讓弗違此之修豈曰貝文  
毋亦曰修而覽之覽之而知前賢若何後賢若何孰  
為易地孰為喉咽方今傲聖天子在宥第受款幾四  
十年所矣此之修倘亦有意手且以告之司鞞鈴者

### 重修朔州志後序

萬曆戊申年

知州

許爾忠

直隸井陘舉人

朔州始未有志有之自李郡守邦直始閱二紀畢郡  
守鸞復有增入而惓惓以盡多弗振為歎曰俟後之

君子思深哉業稔當時習尚視李郡守之世不作矣  
忠陞山豎儒也承乏治朔去畢郡守之世閱六紀閱  
豈無振盪其人者而俟忠耶忠甫入境而見朔若有  
除也此即事而見朔實不足也今與朔人習二載矣  
乃知不足生於有餘此其盪又不啻如畢郡守所云  
者豈畢郡守多弗振而忠能振之耶嘗讀易而知盪  
矣矣而止所以盪也振民育德所以治盪也朔遭電  
酋入寇蹂躪殆盡見謂盪壞之極而是時耕者厚獲  
逐末者倍息民不稱病焉繼而俺酋等悔罪款塞伏  
祈貢焉世稱外藩穆廟可其請解魁結而被之以衣  
冠迄今四十年不敢為寇於邊疆非壞極而治之一  
時乎謂宜困者甦仆者起而民窮日甚何以故惟有  
餘者日為之蝕而不足者日受其害盪是以相沿而  
益劇也蓋朔之盪昔在肌膚可以鍼砭藥餌而愈也  
雖極壞不為病今盪在膏肓矣鍼不能攻藥不能達  
據其氣浮貌揚膚醫視之為無恐盧扁視之而却走  
耳任其盪而弗治是坐而待斃也起而治之即有魏  
孟苦其鞅掌而廉蕭苦其掣肘者矧么膏不及數子

而易言治蓋哉然則幹蠱之吉忠未能也而裕蠱之  
啓忠所不敢出也昔天子修魯史以幹哀周之蠱而  
曰吾志在春秋忠取李畢兩郡守之志而重修之亦  
曰吾志在幹蠱非志能幹蠱也蠱之端末在茲也按  
而求之以振吾民而育其德俾有餘之蠱不得域其  
上而壘其下嗣或者其有廖乎忠亦曰俟後之君子  
重修朔州志序 崇禎壬申年 兵備 甯可進 四川進士

朔古鄴陽地為雲中支郡之一入其境而山川環繞  
風氣開明仰而觀於城垣屹如也俯而觀於街市井  
如也再觀於宗藩之宮室廬舍無不秩如而燦如也  
朔似可儼然均於上國而乃有大謬不然者沙土磽  
瘠風高霜早田里之荒蕪者過半民人窮困十室九  
空村落之逃竄者居多兼之天災流行無歲不有一  
墻之外奴插之窺伺無時比隣之間秦晉之警報狎  
至笕笕子遺不苦繕守則苦轉輸日不聊生朔之為  
朔幾不堪言矣子代隱而載思欲挽回而拯救之未  
得其術稍稍補苴而已每與朔守翁君處額相對一

日君手一編示予曰茲近日續修朔志也余受而卒  
業兼取舊志而參互觀之等此朔耳數年以前民不  
知兵士庶樂業此固一朔也數年以來兵荒海至邑  
里蕭條此又一朔也昔日已去之光景無復可追而  
此後將來之事勢正屬可慮翁君以駁歷之久拮据  
之苦目擊心惻備寫窮困情形條分縷析列之紙上  
猶之寫生者不惟貌其形容筋骨且并其精神血脈  
而克肖之亦庶幾傳神之筆矣使後之守土者睹此  
可惕然於司牧之責使一方大吏睹此可憬然於撫  
卹之思即使聖明採風列國獻之當寧尤可以當鄭  
俠之圖鼎夷中之詩而動九重軫念民艱之想誰謂  
此志不大有關係哉聞古晉之乘列於素王之筆而  
又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夫董狐直是人物  
之雄黃不謬耳孰與此志於山川風俗了然目前而  
以垂之後禩雖謂盲史腐選相比肩可也翁君江左  
名家以文學饒吏治於政事之暇頗多著述茲殆其

一斑云

朔州志序

崇禎癸酉年

兵備許九臯直隸人

嘗聞西河之役當事者以水草不繼介介懷疑自度  
浩引地望志補涼州之蓄為天下饒而徒伐始張至  
曼借說秦獄取舊志為驗源因之鮮油囊於同州彼  
飛廉七蒸之疑殊堪一據故竇盧卜瑞虹飲於筵中  
無忌為妖兒入於竈下温明黑氣決乎披蛇山亭鏡  
斧驗乎飲血乾紀在錢赫連鑄為龍雀李珣辨  
內黃范氏亦辨石筍竇攸對鼯鼠終軍亦對白麟此  
豈有神授鬼翰大都得於稗乘紀說况大塊發火傳  
於老嫗萍實占霸得自童謡讀華嚴世界品而覽鏡  
蓋測捫舌閱伯翳山海經而貳負畢方獻形古聖人  
觀風雷象於邱索典墳良有以也予每讀史至魏未  
嘗不嘆息追咎於李順謂寒儉畏夫盧龍娵嬛空登  
仙府遠徵恐為城旦鬼薪近質又失朝曦夕暉屬當  
奴超鴟張都門既多矢履髮吊插漢要挾雲朔不勝  
莽骨飛燐顧東復顧西報長難及腹安得班氏管定  
此三十六然峻墻滑濠趨裘道避子業以版築淨吳

鉤主爵者遂謂予知兵得奉命備兵於朔甫兩閱月  
而插漢虎窠兔雄萬騎躡入迎恩堡時部將僅以三  
百人取矢於敵因利乘便驅之塞外予乃嘆古今人  
不甚相遠在歐率之何如耳偶閱朔志如鄂公不少  
槩見而聶壹餌虜豈遠乏人第首事未免缺畧即備  
兵使者名有未載不覺嘆曰涑水望重夷虜亦勤天  
石工萊陽威隆鑠鑠亦感天雷竹則編年紀名將以  
驚四夷而示權於中國安可使缺者不補畧者不全  
乎詎意州大夫先獲予心也曰苗且食虎標瑞應渡  
河三豕明魯魚丈人謂之田父媼女謂之婦人從求  
郢書燕說俱為子虛烏有茲朔邊處戎虜惟建牙藩  
臬是賴何敢抱石工雷竹之媿使州志為郢書燕說  
也於是增修麟校既成帙矣竇君已弁其首予胡不  
續言於後故好博溺心多記亂聽景文窮於曝藥元  
晏格夫攆犁磬牙軋句為雄霓天吳淺見寒閭為雪  
銀海顧何能扶竅洞元稱確酉庫第涑水萊陽之  
號不敢當而子虛烏有之名不可襲惟是在朔言朔  
務使一方事績悉畢載小則備秦獄之考得酒而

消火則張棟伐之功直把朔州作涼州是則增補舊志之意也夫是則增補舊志之意也夫若星野經緯宗藩田賦與夫戶口風俗之類或詳或畧前既序之矣予又何贅

### 重修朔州志序

崇禎癸酉年

通判

萬代新

陝西華陰人

昔羊叔子慮千年之後高山為谷深淵為陵故建碑二一立於顛一投諸水其為滄桑慮不太杞人若哉雖然千載吾何能知但據十室之邑數十年之間而崩徒興廢山川風俗不無少殊每見白叟指點故事依稀恍惚令人如按夢中是何如園繪筆記一展卷而列眉也信矣郡志之不可少也然而更有說焉風氣三十年而一變此大概言之至於朔州更有大不然者嘗披前牧伯許君所纂修在萬曆己酉年間而兵憲張公弁其端方憂久歎日弛警備孰知頻年以來西虜忘錦衣玉食之恩流寇有震隣剝床之患三勾奴竊矚包藏禍心連接四秋西成無望而當事者又嫌奉行未謹增設牧人上下奔走較前大異公智

懸鑿軍民窶饑使賈生值此不知當何如痛哭流涕也乃貴介之家列第排雲鮮怒日逐萬鍾一食千錢一衣代薪以蠟卜夜飛鷗富者欲過貧者欲追至於生意蕭然荏苒頽聚而邑之名公彥士代不乏人雖甚盛德莫可以挽胥溺之風由今追昔僅二十餘稔而已大不相侔矣大約尚簡朴而安教貢是昔之所有而今之所無也人文感而供費繁是今之所有而昔之所無也有於昔者不可不存其舊有於今者不可不識其新此不佞之所以日籌其役幸今牧伯翁君以五年拮据之餘備抒其觀風問俗之所採正訛補闕傳信來禩較叔子碑更當不朽嗟嗟昔許君之修是志也概惟揚其盛今翁君之修是志也意在挽其衰倘當事者有感於斯而力為振飭窮變復美更有起而補是志所未逮固不佞心也當亦大夫公所厚望者焉

### 重修朔州志序

崇禎癸酉年

知州

翁應祥

江南常熟人

余自憂虞丁卯之孟秋三日抵朔受事屈指今上  
酉之孟春侵尋六載而弛擔未有期也從來郡牧未  
有若此久者六年之中手口並作形神俱疲於朔之  
軍民士庶若吾家衆也於朔之山川廬舍若吾堂寢  
寢室也於一切政事若吾家務米鹽瑣屑而於一切  
民生愁苦若疾痛疴癢之在身而呻吟無已時也惟  
任之久故知之真知之真故言之核一日容有以朔  
志請者余遂忝伍於新舊之間據所見而直書之大  
都鋪張盛美者十無一二而形容愁困者十居七八  
揆厥所由則朔自丁卯以來半苦於荒半苦於兵又  
並苦於兵荒之相繼而民生之惰窳與風俗之侈靡  
不與焉蓋不第往昔舊觀逸不可覩即余倦勤之後  
以追受事之初中間盛衰盈縮已迥乎不侔矣假令  
畢許二大夫而在彼之動心於盛壞者視昔又當何  
如乎夫盈虛消息天行之數也起敝維衰人事之責  
也吾儕叨竊升斗縮腰間尺組為國家膺民社之寄  
即有盤錯豈異人任而奈何言天不言人余之輯是  
志也意一似重有憂者若但誇張見聞網羅故實而

以拾史氏之餘瀋殆非余心矣是役也初授簡於鄉  
紳博士陳君乃廿年前載筆者余搃為裁定之而更  
請政於孝廉孫君加警較焉書成漫志簡末  
以俟繼起而增修者備他日之神謚乎

國朝

朔州志序 順治年

巡按 伊 闕 山東濟南人

州之有志曷昉乎昉於歷代之有史也代非史無以  
跡朝野之治忽鏡人物之臧否驗政事之修墜綜風  
土之饒瘠故古君子舉綱張目考義就班文辭一軌  
於雅馴述勒一書俾後之覽者悠然會心不啻親拱  
揖於其時也遐稽作者還固由來尚矣降是廬陵涑  
水纒纒洋洋斯皆卓乎其選已後之郡國州邑規其  
義類而成志尸厥任者或臨屈之游宦或土著之達  
人銳然以興起斯文為責耳而目者咸筆於書凡其  
地之名宦鄉賢忠貞孝烈城郭宮室田賦均徭文藝  
災祥靡不採輯而表章倚歎校讐一成其裨益豈渺



漢書載時之材知所趨幸考古之彥迪其見聞高  
遺之子孫不生耳食之嘆篇昧播之遐邇可當  
之觀胥於是志焉賴之然文不務其華惟其雅體不  
務其奇惟其當事不務其誕惟其真目不務其疎惟  
其備倘不出乎此而一切圖為炫觀美駭聽觀以是  
號於人曰史才史才則末也余持斧按山石之四尉  
上谷雲中前此之例不與會

新命卒而責余一人之身故殿宇得一攬轡而周咨焉  
巡雲中諸屬臨朔州之墟覽其形勝驄馬徘徊曰美  
哉真表裏山河也顧又復念此州以兵燹之餘城郭  
人民半非疇昔其志猶有存焉者乎事竣回晉陽此  
州侯牧者果修舉憲網祀典之成更欲重釐州志丐  
余言以弁其端竊自循省是役也義不可辭且董率  
屬僚補緝缺畧夙志匪伊朝夕矣豈其任相遺而顧  
謝之耶輒忘其固陋因恤乎糠粃之譏綴以數言且  
併為侯牧品曰事實勿虧乎前義例無損於舊且踴  
鳩雌霓之辨亟與正之剝蝕湮沒之餘亟與增之前  
所謂華其文奇其體誕其事疎其目者察使勿進若

雅若當若真若備者編訂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至夫  
朔之利病於何與除微惡於何懲勸通變不倦以煥  
一隅之新猷匪異人任侯牧苟勉旃是言余必逆知  
來者之畢望而遠志矣庶幾附朔志而並不朽云

### 朔州志序

順治年

大同府 蔡永華 知府

朔為邑遙控長城外連大漠古墩野戍迴環盤踞難  
僻在一隅實邊陲要害其牽綴彈壓關係倍他州也  
往昔逆姜播虐虛度劉人民朔生齒之繁文物之盛變  
蕩彫落大異厥昔

### 皇清

湛思濺澤與民更始十餘年生聚教訓漸見王道之  
成然兵燹之後記載闕焉國有史邑有志徵古今存  
美刺也郡大夫侯君慨然曰是余之責也夫因於治  
政之暇力任其事旁搜校核三載告成余覽之卒業  
其所謂勿華而奇勿誕而疎昭然具在真良史才也  
夫學者折衷孔子昔春秋以筆削進退植綱扶倫春  
秋絕而為史史散而為志則一邑之志考其記載可  
以知時勢之盛衰教化之燮惡忠孝節俠之隱而弗

彭者周志以律第儉制度之治而非法者藉志以正吏茲土者大書煌煌俾千百世指而循之猶得謂某也贊某也否凡有位者惕然有聲名久遠之權則宣淑民情恪官守志誠不可一日闕也是役也侯守遷秩南服以余雲中數載與聞始終屬余為序余惟採摭筆削侯君之力余何敢掠然余因披覽志乘翼然

天王於尊敬百姓也後之君子尚其邁哉是為序

### 重修朔州志後序

順治庚子年

知州舉人

侯樹屏

陝西郃陽人

朔雲中支郡也自己丑屠殘室廬燬廢人煙幾斷丙申之春屏受事茲土見城郭規模居然名區而荒涼景象慘人心目竊意循覽往蹟勉圖修復必文獻乎是徵乃詢舊志僉曰亡矣搜索數年得殘缺一二冊欲窺全豹無由幸故老猶有存者尚能言往昔事失今不修足徵不益難哉歲戊戌按臺伊巡省雲鎮屏以此上請首可之因賜弁言論以雅而當毋華而奇真而備毋誕而疎屏不辭謏陋即擬竭蹶從事適有

命尚未下因思州與衛分民而治有年矣一旦裁而併之

始與紳衿中者成博洽者共襄厥事彙編一帙至其分卷列目一依舊志為式即所謂雅者當者真者備者未必有合然所謂華者奇者誕者疎者務曷委乎去之期無負上臺之教云爾載考州志創自州守李君邦直踵而修之則有畢君鸞許君爾忠最後為翁君應祥皆一時名流撰著作手屏何人斯敢為效顰但以前數年前朔之蠹壞已極而今又值亨屯之始不可使後之人無所取徵焉故僭為編次以作傳聞之力弗違何請以俟後之君子

### 增補朔州志跋

康熙壬子年

知州拔貢

方叔裔

湖廣巴陵人

朔之志由來舊矣考厥義類皆州守所得與焉始則李君諱邦直者創之繼則畢君諱鸞許君諱爾忠翁

君諱應祥者修之其於山川形勢風俗人物幾經科  
考校正非不既備且詳哉

朝定鼎以來仍因前志未議更集自己且姜逆之變禍罹  
屠城田園廬舍棄多荒廢人民煙火幾至斷絕尚安  
問其志之存焉否也越數年招撫生聚稍覺興復瀾  
有侯君諱樹屏者慨然以纂修州志為己任搜索遺  
編諮詢故老猶呈請於上臺擇其紳衿中老成博洽  
者共襄厥事辭務簡要不事雕鏤期真備不涉踈  
誕似無容裔之復贅者但朔之荒地漸闢田賦至今  
則目增矣人民漸聚戶口至今則日繁矣適奉

旨允大學士衛奏議纂修大清一統志按古續今以昭一代文獻誠鉅典也裔不敏

非敢自擬著作之林惟是恪遵傳諭責無容謝第與諸同事採其當續入帙者直紀之聊以無遺時事也云爾

### 學正劉古愚七十壽序

汪嗣聖

今上御極之三年秋七月余恭奉

簡命來牧茲土方入竟童叟歡迎少選有廣文先生率諸  
弟子侯於郭外循循雅訪動止有法度詢之知為古  
愚劉君余固已中心藏之矣比受事後公餘把晤見  
其淳古質直言若不能出諸口然語及人物臧否事  
為異別則歷歷然若箠之隕於霜而甲之折於霆也  
訟庭堆案之牘事涉學校間一送君以節道治之君  
一判以理是非曲直秋豪無所私以故就質者皆帖  
然無譁於此服君之嚴正為不可及也朔寧處闕外  
自兵燹後經書散軼學殖荒落士鮮課程讀書作文  
莖無矩矱君以名孝廉起家司鐸於此至則督諸生  
以行檢經術刮磨講習俾知所嚮方訂期命題課文  
妍媸立辨瑕瑜無掩多士欣然附之以故余公餘季  
課試士雲集濡毫染紙颯颯如春鶯食葉文成則郁  
郁彬彬悉有可觀以是知君轉移化導之功為宏且  
遠矣會今年八月之六日為君七秩誕辰諸生丐余  
為文以壽余莅朔方匝月素欽君之德望又同事一  
方其可以不文辭竊惟君之經術儒雅敦睦愷悌使  
得以展厥底蘊惟所欲為以大施於民方將教養生

其德而行之斯民於仁壽其可以學職之典  
化則其所設施亦大畧可觀矣令子文采風流卓爾  
不羣其為文必根柢經術余每擊節嘆賞今以國子  
生試北闈風雲氣勃行且擬魏科拾臚任而其孫秀  
骨天成超然物表謝家玉樹王氏青箱其成就尤不  
可量則君之所留貽不既遠與頃年屆古稀猶日手  
一編孜孜矻矻與古人較量得失問奇之屢滿戶外  
無不人酬其所欲得而饜飲以去所作詩古文詞又  
累墜及牛腰矣年老而志彌篤盛宿而証益新此其  
得天有獨厚者豈與夫葦華木槿爭苑枯於旦夕也  
哉於是諸生頽手而謝曰此足以  
壽先生矣遂書之以為躋堂之獻

賀盧樹元舉鄉飲大賓序

雍正

荆永瑋

郡人  
拔貢

王制鄉飲酒之禮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  
六豆設醬饌珍祝哽祝噎以明引年尚齒之誼典綦  
重矣而立賓以象天立三賓以象三尤其尤為一鄉

德望可以消鬪辨而遠節文者厥惟大賓庸是選者  
綦難其人哉若我鄉先生盧公樹元其合焉者已公  
朔寧舊族自漢唐以來迄於有明不獨科第蟬聯後  
先繼美而事功德業光昭史冊尤赫赫稱盛焉自曾  
大父叅政公為給諫時不畏權奸不避閹宦其諫草  
彈文凜若秋霜捧讀之下令奸人膽落故為時名鄉  
而奉勅崇祀鄉賢血食奕禩至公大父國璋公尤天  
性孝友隨父之任酒蜀道值流寇負親夜走棧道幾  
三百餘里始得脫及公太翁奉先公纘承世德績學  
篤行有反風滅火之異郡守奇之舉大賓甚見欽慕  
夫源深者流遠善積者慶長我公伯仲並美其尤應  
運而篤生者與是以自總角時與乃兄培元公即能  
讀父書以孝友聞稍長學業大進採芹未幾隨食廩  
饒為文壇飛將尤旁通六藝凡天文地理河圖洛書  
皆所研究又勇於公務建修聖廟以及帝君祠  
朱衣閣盡心竭力經營謀畫靡所不至搗欲培道脈  
振文運使後起者流聲樹闕為合郡光寵而已公夙  
負大志願數奇屢試輒蹶至晚年乃以明經司隸五

臺教育有方足與文翁安定後先媲美一時成就  
衆以年近大耋隨乞骸骨歸里葆光息靜不入城府  
非有道之士學養兼遠何以至此爰是州人以典重  
鄉飲大賓為最舉我公處爵德行上之州大夫汪公  
公曰盧翁方瞳鶴髮難老後嗣所謂盛宿而証日新  
者身處世間以孝弟禮讓傳家積德修行垂裕後昆  
為一鄉典型予知之稔矣是宜行憲乞之典以風厲  
末俗庶幾見古禮之可復歟於是墨黨中咸謂舉之  
者非謔當之者無愧相與製錦稱賀而丐余為文以  
弁其端余與公夙稱交好又重以昏媾誼不得辭也  
乃為揚其實  
而介之以酒

引

鄂國尉遲公祀事募引

雍正

汪嗣聖

古鄉先生生而社稷之者有祠有祭而其源則自畏  
壘之於庚桑子始庚桑子見於列禦寇之書說或不  
經然其義則與古祀典通也茲鄂國忠武尉遲公  
固朔寧之鄉先生也余曩年讀史即已慕其為人今  
幸來蒞茲土念龍池無忌等村兩地皆有祠而朔城  
獨無為缺典爰與州之士夫謀鳩工斂費考室以祀  
之夫公李唐之忠臣也其行誼卓卓余已於碑記論  
之詳矣至其聲名所在遠裔慕之如漢之關壯繆兒  
童走卒知之如宋司馬溫公他方士大夫之僕僕馬  
馳覽其故蹟而歎息憑弔以去者不一其人至聞其  
流風餘韻猶能消貪戾而祛狂狡而欽仰之不置也  
况公一辨香所在耶古者鄉必有社社必有神厥蹄  
斗酒祈年報功擇田耆為祭酒而羣壯幼穉從焉鞠  
跪上下嗒嗒然鼓舞以為樂歲時無缺况以公之神

夷濯靈而能廣本郡之科月赫威而克驅鄉邦之疫  
滿福庇多方其有功於茲土者甚大余師法禱祀者

於冥冥之中福  
國庇民固不止同於山農野老豚蹄斗酒之祀而已也州

士夫公議於

國制 關夫子春秋二祭之日各願捐私財具醴饗牲醴  
而奠之余忝民牧將為州祭酒而登降揖讓於其間  
其亦畏壘祝庚之遺意也知必有共襄其事而不吝  
者敢以是  
為諸人勸

天門山修石路募引 雍正

汪嗣聖

天門山者關外之名區往來之孔道其勢巖屹而突  
兀其途崎嶇而險隘當夫特和令月履巉巖攀危磴  
猶有傾覆顛躓之虞迨夫大火既流銷金燦石揮汗  
成雨曾無憇息之所若乃嚴冬互寒積雪如銀平岡  
匹素一望晶瑩迷人目睛不知坦途何處征馬踟躕  
僕人却顧手足凍足僵四顧逡巡嘻吁危乎可畏哉州

民張明虎目擊心傷戊戌己亥兩次解囊苦心除治  
劃然有途可循行役稍稍便之而烈日嚴霜之下尚  
少庇蔭夏水冬湯更須籌度層累而上得無量殿舊  
址鳩工庀材鼎建落成重修無量佛石窰三間又於  
其旁理茶棚二楹於是勞者得休渴者得飲矣是舉  
也張復本王玉輩善志相孚同心戮力觀厥成功其  
善果不幾與茲山不朽哉第山蹊峻峻累土始平夏  
秋暴雨自頂而下勢勝奔瀉石沙土塊與流俱靡崩  
施骨立行路益難今明虎復本相繼高蹈獨王五一  
人盡心駕願又復募嘗累為石徑以垂久遠噫世之  
圖冥報者寧傾囊於禿廝至功鉅惡普者靳而勿與  
我嘗怪之若王玉輩修見在之功德為萬人之方便  
誠可謂善用其財者矣人之欲善誰不如我王玉持  
冊以往知其必有合也因叙其始末以為之引

紀畧

南北宦遊紀畧 有引

王 霽

仰觀往古俯察來今人共此生同斯世上者  
轟轟烈烈日月爭光下焉碌碌庸庸草木同腐  
凡茲儻類靡不肯然余何人斯其能越是日而  
月月而年年積成歲少而壯壯而老老至漸衰  
十載讀書一行作吏初筮縣令湖南遠涉洞庭  
嗣補教員冀北途臨紫塞赤心腸有懷便吐真  
面目一望可知祇因窮大失居才疎命薄徒令  
浮生虛度夙願莫酬曾幾何時頽成住事與言  
及此感慨係之情見乎詞聊以陳其固陋詩本  
言志敢並質之高明試請覽於進退之大閑庶  
或諒其行藏之一致

余晉人也世籍平陽翼城之北常村始祖諱懷保自  
前明洪武初遷居其地歷十餘世矣文學科第綿綿

不絕於里稱望族焉祖諱汝宗忠厚仁讓陰德善行  
有為世人所難能者父諱曰欽邑庠端士廉介正直  
鄉邦推重歿諡肅節先生公舉鄉賢崇祀黃序母李  
氏天性慈善舉案齊眉相敬如賓有梁孟遺風中年  
乏嗣徧禱神明生余於康熙七年五月十九日時二  
人俱四十七歲矣晚獲兜息門衰祚薄七歲入家塾  
授以句讀便畧通曉由今追昔即三四歲孩提時事  
猶能記憶第住近市肆習染塵囂成童前後弗克自  
檢好往來任俠幾陷身匪彘賴家傳有書倦遊之暇  
手披日覽日不釋卷最愛讀史上下千古評論人物  
每觀嘉言懿行忠孝節義等事輒慨然以古人自期  
許性尤嗜山水古蹟歷城郭邨壑賢聖英豪發跡之  
所有殘碑短碣類以所見質於所聞恍然如遇其人  
凡高山大川一邨一壑必詳其端委源流而後快年  
二十餘有事江北登太行過黃河經大梁毫都順淮  
流南下抵鳳陽淮陰而返所至輒憑弔眼界心胸為  
之一豁然志廣學疎泛而不切雜而不精雖日從事  
筆硯於時文止得皮膚數困童子試既而遭荒歉親

愈老家益貧炎涼世態莫我肯顧乃緘閱篋中所藏  
大小題文數千篇評次殆遍而感憤無聊之思時發  
於筆端如是者四載始得青其矜丙子初應舉不售  
歸而就正於邑宰金華李天子諱祖諫者李浙水名  
孝廉授以先正傳文指示理路乃知尋濂洛關閩道  
學之傳及王唐瞿薛理法之文未幾嚴父見背慈母  
年高不得已就館於外舌耕自給訓課之次陳五經  
性理朱子全書於座右潛心研究專經業易初於河  
圍浴書先天後天大小方圓諸圖及卦爻生生次序  
撰著之法中多杆格因劬習數學歸除乘算法力求  
其合復取古今時文不背聖賢意旨者錄記丹黃叅  
互印証十載有餘胸中似覺有悟又為理障法拘所  
作率多穿鑿訓詁不利場屋四十歲後文機稍活試  
輒前矛至癸巳春

恩科而獲薦矣典試為禮科陳南麓老師諱允恭太  
史俞太羹老師諱梅本房則應山閔夫子諱衍者也  
本年秋季入禮闈因額溢已入彀而復置之乙未公車  
再上復落第館於武清任氏三年集已讀未讀文五



心於林理求其神情志定思疑家亡一子一女俱  
弗能顧也戊戌場事畢自揣猶不滿意偶賞鑑於大  
家幸張大司農趙少司寇李少司空王及同考太史  
吳懸水鄧相嶺諸夫子倖博一第雖少酬夙願幽冥  
之中或慰親魂於地下徒完書債而已於學問經濟

奚益哉

賜宴後

禮部循例送入教習館館師為太史鄭于門彭

尹作兩先生月試詩文各體以觀才學詩雖幼曾習  
之然山石能詩者少平仄既不調復迫於舉子業未  
遑深求至是不得不作而又不敢率作購得唐人試  
帖及諸名家詩選千百餘首辨其體格玩其旨趣反  
復吟哦其中得升堂入室者性情才品莫不畢露乃  
知詩與八股相為表裏而聲律格調較難八股非才  
識學養兼到弗克臻其妙也效顰數載年老時遠仰  
觀古人珠玉任前覺我形穢然而筆殺之下人文萃  
聚親師取反獲益良多辛丑冬敬館前後留京八載  
畿輔內外漁陽瀛海燕山易水諸名勝或一至再至

焉壬寅春回籍候銓本村舊有堡傾圮念桑梓故里  
為網繆計糾眾修理三年始竣事適截取文至連父  
遺命清還債負辭別鄉里甲辰歲杪抵都門乙巳李  
夏選湖南慈利令慈楚西極邊迫近土苗山顛水涯  
土廣人稀五載九易官民刁吏猾復有土弁阻撓撞  
多逋欠屢詳不得達衰朽殘年懼弗勝任有曠厥職  
遵例詳請改教以未展布於民社或可設施於庠序  
遐稽遠考博覽羣書講道論文成就多士亦儒者分  
內事顧補教邊庠遠來關外至則諸生多不讀書專  
謀身家與之講學反以為苦爰立學規勤訓課修堂  
署製禮器宣講開陳以身示教月異歲更漸改陋習  
中復屢蒙上憲調委監修府城纂輯郡誌士生當  
世苟有用我喜有所藉以自見寧為雄飛勿為雌伏  
初則陟危樓冒風雨混雜工作繼則潛幽室歷暑寒  
探討編次五載之中心力俱瘁嗟乎一生攻苦五月  
縣官七載教員強半在外家鄉遠隔僮僕道歸子然一  
身形影相吊飲食服用有為寒士所不堪者為官之  
樂從所未經人世之苦閱歷殆盡余獨何心寧不自

惜然而之南則過筆洛而思東都之盛經南陽而  
卧龍之困渡襄水涉荆江溯流而上漢澧交會則  
利縣也其地千巖萬壑即舜放驩兜於崇山處楚平  
王孫白勝之遺址在焉順流而東過雲夢澤七百餘  
里至岳陽已陵尋湘妃君山蒼梧九疑故事呂純陽  
仙梅亭神劍池勝跡岳武穆八日破楊么處總在洞  
庭一湖南浮汨羅湘江吊三閭大夫抵星沙訪賈太  
傅鄒道鄉之流風餘韻古人之不遇於時而傳於後  
其出處顯晦亦各有不同者轉帆而北過荆江口泊  
祭風臺下想三國英賢餘烈流連低徊者久之至武  
昌登黃鶴樓賞陽之樹鸚鵡之洲昔歷歷可指舍舟  
登陸越武勝關由汝至汴則河南舊遊地矣此丙午  
年事冬至歸家臘後赴太原領憑越明年丁未新春  
抵平魯學回想當年初試晉陽時引領北望雁門三  
關若在雲際今且北踰關外雲中定襄古林胡樓煩  
白羊神武之地三晉邊界千有餘里足跡備經再北  
出紫塞至歸化城為古五原郡豐勝州境蘇武城李  
陵碑王昭君冢皆在指顧間東則開平元之上都

西則河套宋之西夏北過陰山沙漠瀚海無際極  
思欲效古人立功異域垂名後世而人已老無能為  
也已此皆登科後廿載以來時事假令為諸生足不  
出戶庭終老牖下不則得一美任窮奢極欲積金以  
遺子孫亦同歸於盡又安知科名非團溫飽仕宦不  
盡富貴坎坷潦倒艱辛備嘗有若是哉余本貧家世  
習儒業少負豪氣耻作寒畯放達不羈務廣自荒自  
童子為諸生株守寒窓三十餘年屢遭頓挫中歲究  
心書旨文法於儒術畧有窺而終不自滿常懷不足  
性狷介不苟取窮且益堅不受人憐見義必為不避  
艱險自發自收克全始終待人以誠推心置腹然諾  
不欺排難解紛息事寧人曾不言勞樂與為善將順  
其美匡救其失恭近於禮不亢不隨不喜人諛而亦  
不能迎合人意不詔於人而亦不敢傲慢於人遇嚴  
正敦厚之儒則師之勤學潛修之士則友之爽直果  
敢之英樂與之交醇樸謹飭之良喜與之接若頑懦  
輕浮之子則憐之巧言令色之輩則鄙之至奸偽傾  
險之流則避之惟恐不遠狂妄薄詐之徒則直扶其

隱而面新其非以是愛我者固多而忘我者亦不少  
晚於盈虛消長之數進退存亡之道靜參而然驗之  
歷歷不爽所惜學不深而養不醇識不透而守不定  
進不成出退不成處家

國無裨俯仰有慚碌碌無所短長之概畧見於是自丁  
未歷癸丑鮑繫平學已七載量才揣分計年滿擬告  
休歸老田里因備序生平所行以貽同學會朔學司  
訓缺奉委來胡刺史汪公同年友也欲纂修朔州志  
而商於余余贊成之居朔歲許附載是編以垂於後  
官雖微署雖未久亦北來宦遊之一地也後之覽者  
其亦有嘆息悼  
痛於斯人者乎

